唐盧鴻草堂十志圖卷考

莊　　申

目　次

壹、草堂十志圖卷的作者
貳、草堂十志圖卷的眞僞
叁、草堂十志圖卷的流傳
肆、草堂十志圖卷的摹本
伍、草堂十志圖卷的順序
陸、草堂十志圖卷的題詩

壹、草堂十志圖卷的作者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下簡稱故博）藏有紙本草堂十志圖一卷（下簡稱十志圖），長六〇〇·〇公分，高二九·四公分，傳係唐代盧鴻所繪。影本見中華美術圖集第一輯（註一）。按盧鴻於唐書卷一九二列傳一四二隱逸傳內有傳，茲錄如下：

>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幣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黍膺大位，常恨玄風之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鈎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從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難，便勑齎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若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詔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交，則知

（註一）：見該書頁一至頁二十二。四十五年二月，中華叢書委員會在臺北出版。

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之乎，「舉逸人天下之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巖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碩，絹五十匹，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見以狀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並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又新唐書卷一九六列傳一二一隱逸傳內，亦有盧氏小傳，再錄如下：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盧嵩山。玄宗開元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鈎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託辭，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齎束帛之貝，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鳴所居自號寧極云。

據上引文，可知盧鴻是唐玄宗開元初年時代的一個不好名利，不求恩寵的隱士。不過關於此圖作者的姓名籍貫，新舊唐書的記載，却各不同。新唐書作盧鴻，字顥然，幽州范陽人，舊唐書則作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不過新唐書既係宋人歐陽修等所改修，舊唐書則爲後晉劉昫所作，後晉去唐既較趙宋爲近，而且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內所述盧氏姓名，亦與舊唐書中記載全同。唐人記載唐事，自然比較可信，因此盧鴻的名與號，應以舊唐書爲準。然而新舊唐書都祇說他『少有學業』和『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並沒有提到他的繪事。在成於唐代的著作之中，像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雖是一部專門記述當代繪畫作家的著作，卻未記有盧鴻。不過幸而我們還

能由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卷九找到一點簡短的記載，今按張氏書云：

> 盧鴻，高士也。工八分書，善畫山水樹石。隱於嵩山。開元初。徵拜諫議大夫，不受。

這樣短短的幾句話，固然使我們感覺到有關的資料太少，但這已是有關浩然善畫的，最早的記錄了。張彥遠是唐代晚期的人，其書著於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A. D.)，盧鴻歸返既在開元六年(718 A. D.)，前後相距不過一百二十年。張氏生世雖較浩然爲遲，但以唐人記述唐事，這簡短的幾句，已是相當可貴的，帶有眞確性的原始史料了。張氏雖曾指出盧浩然的『善畫山水樹石』，惟其生前究有何等畫蹟，其書却未說明。這是美中不足的。這個遺憾一直到了宋徽宗敕編的宣和畫譜編成以後，方有一個最初的統計。今按津逮秘書本宣和畫譜卷十云：

> 盧鴻，字浩然，本范陽人。山林之隱士也。隱嵩少。開元間以諫議大夫召，固辭還，賜隱居服、草堂一所，令還山。頗喜寫山水平遠之趣。非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得之心，應之手，未足以造此。畫草堂圖傳世，以比王維輞川草堂。蓋是所賜，一丘一壑，自已足了，此生今見之筆，乃其志也。今御府所藏三：寒石圖一，松林會眞圖一，草堂圖一。

宋徽宗本身既是一位能書善畫善畫的藝術家，而他對於古今有名畫家作品的搜集，也很費過一番苦心。據宣和畫譜卷首御製序文所說，宮中所搜集的，就有『晉魏以來名畫凡二百三十一人，計六千三百九十六軸』。從開元六年浩然返山教學那年開始，至宣和二年(1120A. D)敕編畫譜之時爲止，其間相隔不過三百年。時間雖然不算太長，且以當時的一代帝王之財與力，想要搜集一點古代畫家的作品，也並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如在宣和畫譜中所著錄的唐人作品，像與浩然約略同時的王維的畫，就有一百二十六幅(見卷十)，而比他們兩人時代都早的閻立本的畫，爲宋徽宗所搜到的，也還有四十二幅之多(見卷一)。可見盧浩然的畫，一定不是沒能搜到，而是沒能流傳下來。否則絕定不會到了宋代，只剩三幅畫的。

宣和畫譜既是宋代著錄歷代畫家作品的第一本目錄，而其編著時代，也是距離唐代最近的。可是宋徽宗時既然最多僅能搜到他的三件作品，足見能够流傳至宋的盧鴻手蹟，實在很少。更可惜的是在宣和畫譜裏所著錄的這三件畫，除了現在我們所要討

論的，這本草堂十志圖，宋元以來曾經歷見著述而外，那兩本棄石圖與松林會眞圖，則自南宋以後，一直沒再見提起過，因之這兩幅山水畫的下落如何，是從南宋偏安後，久已不明的了。這是很不幸的。

這樣看起來，浩然傳世之作，雖然僅有一件草堂十志圖，但其善畫之美名，非但絲毫未因遺留作品過少，而遭受什麼影響，相反的，浩然也就僅僅憑着他這一卷畫，卽已奠定他在唐代畫壇上的崇高地位，而且使他名傳千古，永垂不朽。我們只要讀過下面所引的這首論畫詩，卽可看出後代畫家對於他的尊崇究竟如何。按清人金農論畫雜詩，其第一首所詠，卽係盧氏此卷，其詩如下（據美術叢書本）：

草堂一所君王賜，隱服還山送老資，十志居然千古事，自書自畫自題詩。

金農是清代有名的畫壇怪傑，所謂揚州八怪之一。其詩既對草堂圖卷詠頌如此，足見他對盧鴻的爲人，一定也是極爲欽佩，極爲愛護的。棄木圖與松林會眞圖，大概久已亡佚，而草堂圖在中國繪畫史上，却是源遠流長的，叫人摹了又摹，題了又題。至到目前，這卷飽享盛名的草堂圖的許多摹本之一，還保存在故博的臺中倉庫裏。

貳、草堂十志圖卷的眞僞

故博所藏此卷，號稱唐人眞蹟。且爲盧氏僅存之作。此圖摹本現據作者所知，凡十本(詳本文第肆章)，但其圖既由盧氏眞本臨摹而成，而且目前大多流落海外，故其眞僞，概略不論。此節所謂眞僞，則專對故博所藏一卷而言。這是必須事先聲明的。至於這幅名畫的眞僞，我想以畫法、紙質、題字、和避諱等四方面來討論。

1. 畫 法 問 題

此圖卷後『隔水』內有清高宗乾隆帝之題跋兩段，在他第一次的跋語中，曾有下面這樣的幾句話：

因縅觀其畫法，與李公麟山莊圖絕相似，是卷縱或倣作，亦非公麟不能。

可見高宗曾經懷疑盧鴻的草堂十景，有出自李公麟的手筆之嫌。在故宮所藏古代書畫上，乾隆的題跋，幾乎可說每件都有，雖然少有高見，但是關於上述一點，他的意見却是正確的。因爲董其昌在山莊圖的跋語中就曾說過：

龍眠山莊圖，絹本，余曾見二，一爲沈玄初明府，一爲吳康虞太學所藏，皆非

眞本。蓋龍眠自運，則用澄心堂紙，臨摹則用絹素也。惟余家蓮社圖，爲龍眠得意筆。又有盧鴻草堂圖，雖命之鴻，實龍眠以意造，及觀此信矣。

董其昌是明代藝壇最有地位的書畫家和鑑賞家，他所鑑定的東西，大致是可信的。董氏生世既然遠在清高宗之前，則乾隆御題中，認爲浩然此卷或爲李公麟之倣摹品的說法，是可以得到董其昌的跋語爲支持了。董其昌在書畫鑑定方面，原是一個權威，我們雖然不能完全無條件的信他，但他的意見，也就不失爲一個好的參考。今按李日華六硯齋三筆卷四曾云（據李竹嬾先生說部全書本）：

> 李伯時山莊圖一卷，共六幀，造境奇奧，命意高遠，丹青粉黑，沉森峭蒨，展閱之際，若坐龍湫、雁岩間，嵐光浮杖履，飛流濺衣袂，使人飄飄欲仙，所謂相如奏賦而漢武氣如淩雲，信繪事之神品乎？此卷行筆設色，與伯時平日之作不倫，大類馮太史家王維江干雪霽、項子京家盧鴻草堂、高典客家郭忠恕輞川三圖，蓋畫法相出入，乃知師心匠意，雖作者苦心，至於蹈執希蹤，非集彼衆長，安足成一代之能事乎？

又按清方士庶所著的天慵庵筆記卷上亦云（據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 李伯時龍眠山莊圖，王叔明琴鶴軒圖、一梧軒圖、朱曜仙松桂讀書堂圖，論者謂其出自唐徵士盧浩然。

李日華是明代晚年的一位鑑賞家，偶然也作些竹石之類的小景，聊以遣興的。方士庶則爲清初世宗、高宗兩朝的山水畫家。其書固未說明伯時山莊圖何以出自盧鴻，據推想，他大概是以鑑賞家的眼光，就畫面觀察而得到的結論罷。李日華雖曾因爲李伯時山莊圖的行筆設色，與其『平日之作不倫』而感到奇怪，但他終於找出了答案，認爲李氏此幅，是受了盧鴻草堂圖影響的關係。董其昌爲什麼要在看了李氏山莊圖之後，就要確信盧鴻的草堂圖是伯時所畫的呢？理由很簡單，不外是山莊圖的筆法，與草堂圖的畫法非常接近的關係。李伯時既然摹過草堂圖，所以竟連作山莊圖時，所用的筆法，也與草堂圖的意味相近。這就足可證明草堂圖對李公麟的影響，實在很大。他的摹本雖不至於『亂眞』，但能盡得盧鴻的筆趣，卻無可疑。因此，董其昌既然能够看出李伯時的山莊圖的畫法，源淵來自盧鴻的畫品，同時他又能辨出盧鴻之作，『雖命之鴻，實龍眠以意造』，亦卽出自龍眠的亂眞之筆。可見乾隆的意見，是可得到

董其昌的意見爲支持，和李日華與方士庶的意見爲例證的。

李氏山莊圖，原與草堂圖並藏清宮。宣統出宮之後，山莊圖劃歸於古物陳列所，二十二年古物陳列所又奉命將其庋藏，移交給現在的中央博物院。草堂圖則自宣統出宮後，就一直藏在故宮博物院的古物館。這兩個著名的卷本，雖然從清宮裏分了家，好在這兩大博物院的藏品，目前都集中保管在臺中的霧峯倉庫裏，所以儘管它們已經各屬一院，我們還能很慶幸的，同在一地，可將此兩卷古畫共相寓目。

細審盧氏草堂圖與李氏山莊圖，所畫的夾筆樹，在畫法與種類上，大致無甚差異，而圖中人物的造型、與筆觸，亦極相近。至於山石之皴擦，乍視雖覺各異，然經細玩，亦覺頗有同出一轍的筆意可尋。事實上，我們並不一定需要詳加比勘十志圖與山莊圖在何處相近，何處相異，我們只要認清楚這兩卷在畫法上的基本精神完全相同，基本筆法完全相同，就可以確定他們的作畫時代，大致相差不遠。這樣的論說，雖然似乎過於空洞，缺乏具體的證據，不過這種認識正如唐詩與宋詩的分野一樣，雖沒有什麼明確的界限，但是一讀就可分辨出來的。四十八年三月，我國著名畫家張大千先生自南美巴西國經日來臺時，作者亦曾以上述二卷在畫法上的略同一事，請教其意見於陽明山麓，而張氏之意亦覺故博此卷，就畫法上看，絕非唐畫而應是宋人手筆。

從另一個觀點來分析，十志圖卷的畫法也能讓我們發現故博所藏此圖，大概不是唐代的眞品。因爲時間的長久，現傳的唐畫的確很少，不過從古人的記載中考察，唐畫大致分爲青綠與水墨兩種。這樣的分類合理與否（註一），因爲不在本文範圍之內，這裏當然不宜再加討論，不過盧氏此卷既非設色，我們只好歸入水墨類中。水墨畫的代表，因爲王維的作品留傳較多，大致可以他爲代表。然而王維的作品具有何等形態呢？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畫考卷九，載有董其昌在王維的名作江山雪霽圖後面的題語，其中有一段，提到王維在完成雪江圖時的筆法，原文如下：

>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氏大學士元汴所見雪江圖，多不皴染，但有輪廓耳。

此外，董氏在其畫眼一書中，於記載王維的另一作品時，又說：

> 王右丞畫，余從檇李項氏見其釣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

（註一）：見拙作：論中國山水繪畫的南北分宗一文，載中國畫史研究第一編，頁七十七至頁一一五，四十八年六月，正中書局在臺灣出版。

王維的雪江圖的畫法是『多不皴染』，而『釣雪圖』的畫法，又是『絕無皴法』，可見王維的作品，正如董其昌所說的，是『但有輪廓』餘加渲染而已。這以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王維山陰圖、江干雪意圖二卷爲證，都可清楚的看出來（因爲因爲這兩卷畫，如果眞的視爲唐畫，固然不無可議，但是如果視爲宋人的摹本，大概比較可靠。不過卽以摹本而論，仍然可以看出原畫的輪廓大致如何）。

然而何以王維的畫，大多只具輪廓，而無皴法呢？這實在因爲中國山水繪畫所使用的皴法，到宋代才發展深透，唐代還沒發展成熟。因爲如此，所以唐代的皴法偏重結構，以立意爲主，宋代的發展兼事裝飾，漸增華彩。換言之，唐代畫線只能鈎勒攝取物象的輪廓，宋代始兼顧壓、擦、而完成皴法中線面互濟的動作。王維的畫法以劃爲主，壓、擦都不够，線復多於面，因此只能以單純的線條鈎勒物象，皴皺還無法辦到。而王維的生年復在盧鴻之後，王維的時代還不能充分使用皴法，盧鴻的作品，可想而及，一定是與王維的畫法大同小異的。但就故博所藏此卷考察，皴擦，壓抹，運用自如，決不似故宮所藏王維山陰圖等二卷的只有輪廓，絕無皴法，那麼，盧鴻此卷自然無法信其爲眞了（何況其他現存的唐代山水畫，也都是但有鈎勒，而無皴法的）。

2. 紙 質 問 題

故博所藏此卷，係用紙本，也許因爲保存良好？迄今紙色猶新。十志圖之作畫質地既係紙本，那麼，我們就不妨由現存的唐畫質地上，作一考察。如此我們就可以發現世界各地公私所藏其他唐人的眞蹟，幾乎一律是絹本。例如美國波士頓美術館(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所藏，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卷，日本京都仁王護國寺所藏李眞的不空金剛像、惠果阿闍梨像、原爲兵庫縣阿部房次郎所有，現歸大阪市立博物館的王維伏生授經圖卷等等名蹟，都是絹底。而故宮與中央兩博物院所藏的唐人作品，除了吳道子的寶積寶伽羅佛像，與韓幹的洗馬圖，無論是軸是冊，是卷，也一律是絹本(註一)。由此可見唐人作畫的質地，大抵是以絹素爲準，而罕用紙張的。

不過吳、韓兩家作品既然皆爲紙底，那麼，上面所說的，以絹爲準的情形，當然也就有了例外。今按張彥遠所著歷代名畫記卷九韓幹條下曾云：

(註一)：此據故宮書畫錄卷四，該書係故宮，中央兩博物院現藏書畫總目錄，四十五年五月，中華叢書委員會在臺北出版。

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爲監牧，使燕公張說作駟牧頌。天下一統，西域大宛，歲有來獻，詔於北地。置羣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逸異並至，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床榻，是知異於古馬也。時主好藝，韓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驗。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寧、申王廐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爲古今獨步。

張氏書中所說的照夜白圖，宋元以來，歷見著錄。民國以來，猶爲溥心畬先生所藏，現歸英人大衛德爵士夫婦 (Sir Percival and Lady David) 所有。韓幹的身世，今雖不詳，然據朱景玄唐代名畫錄中所說的：

明皇天寶中，召入供奉。

之語而觀，韓幹得畫玄宗御廐異馬，實在天寶以後。盧鴻既爲開元初年隱士，則韓幹生年顯然係在浩然之後。但在另一方面，故博所藏的盧鴻之卷既然紙質甚新，而大衛德所藏的照夜白圖亦一紙本，其圖筆者固然未曾寓目，但即以照相影本而言，亦可見其畫面黝黯剝落，古意盎然，絕不似爲盧鴻時代以後之作。可見盧、韓二家的作品現況，正和他們的時代關係相反。時代早的畫，反較時代晚的畫之質料爲新，就情理言，皆不可能。則盧氏卷本所用紙質，是否果爲唐物，自然也是值得考慮的。

除了照夜白圖以外，清宮舊藏唐人周昉所畫之美人調鸚鵡圖一卷，惜於宣統十四年(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因宣統賮賞溥傑之名而流出宮，迄今不知下落何在(註一)。但據清高宗乾隆帝在盧氏此卷後隔水上的題識，周昉所畫之圖，亦較盧浩然的草堂十志圖爲舊。乾隆雖未說明周氏此圖爲絹爲紙，但在乾隆之際，清宮所藏唐人畫卷，本不止上述現已分歸故宮、中央兩博物院的那六卷。乾隆既對那些絹底的畫卷，避而不述，獨以周昉的美人調鸚鵡圖和韓幹的照夜白圖相提並論，而韓幹的照夜白圖，既爲紙本，推想乾隆的原意，此卷已佚的美人調鸚鵡圖，必定亦係紙本無疑。

再按周昉之卒年今雖不詳，大略言之，則在唐憲宗元和五年左右(810 A. D.)，時距浩然應詔入京，已遲六十年。亦即周昉之生年，既然略在鴻一之後，則此美人調鸚鵡圖雖不知爲何年所畫，但可想像的，必亦晚於盧鴻作草堂十志圖之年。清高宗於盧

(註一)：見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內之賞溥傑書畫目，二十三年八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北平出版。

氏卷後跋語末註丙申年，卽乾隆四十一年(1776)。草堂十志圖雖不知爲何年所畫，如定盧鴻氏畫成於開元六年至十六年之間(718～728)，則至乾隆四十二年，二者相距至少已有一千又四十餘年之遙，周昉的美人調鸚鵡圖，假設定爲元和五年的作品，則至乾隆四十一年，二者相距則僅九百六十年。九百六十年前周昉的畫，反較一千又四十餘年前盧鴻的畫爲新，無論如何，這也是不可能的。以時代較晚的韓，周二氏之紙底作品爲例，其畫面均較時代在前的盧氏此圖紙底爲舊，所以盧氏此卷，就紙質一事而考察，究竟是否果爲唐本，固然也很值得專家愼重的研究，但就鄙見而論，這卷紙色很新的，盧鴻畫卷內的紙質，可能就是五代宣城李氏所造有名的澄心堂紙。在前面，我們已經斷定故博所藏號稱唐畫的這卷草堂十志圖，可能是北宋李公麟的手筆，而前引董其昌在李氏龍眠山莊圖後的跋語中，也說：

> 蓋龍眠自運，則用澄心堂紙，臨摹則用絹素也。

此外，宋人鄧椿所著畫繼一書，亦云（據津逮秘書叢書本）：

> 畫之六法，難於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始能兼之耳。然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捐，只於澄心堂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也，蓋實矯之，恐其或近衆工之事。

又元人湯垕所著的古今畫鑑於宋畫條李伯時項下也說（據學海類編叢書本）：

> 李伯時宋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千古者也。畫馬師韓幹，不爲著色，獨用澄心堂紙爲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

可見董其昌在李氏龍眠山莊圖後的跋語，又可得到宋、元兩代著述家對李氏作畫時所用質地的記錄，來做有力的證明。而事實上，李伯時畫品，所用的質地，雖然不是完全沒有例外(如卞氏所記公麟的赤壁圖卷，便是絹底的，但此卷並非李氏臨摹之作)，但大部份都是臨摹的用絹素，親作的用澄心堂紙。就現存的李氏作品而言，如香港陳光甫氏所藏三馬圖殘卷（祇剩一馬），所用固是澄心堂紙，卽其有名的五馬圖卷，今雖失傳，但據項子京在此卷後的跋語（見式古堂書畫彙考畫部卷十二），所用亦是澄心堂紙。故博所藏李氏免胄圖卷，和中博所藏龍眠山莊圖卷，也都是這種紙。而他所臨的王維輞川圖，據記載（亦見式古堂書畫彙考畫部卷十二），則是絹底。我們既已斷定故博這卷盧鴻的草堂十志圖，本是李公麟的手筆，而畫卷所用又爲紙底，所以我

們似乎可以根據鄧、湯、董三家對於伯時臨畫用絹素，自作用紙的說法，而斷定草堂十志圖的紙，大概就是五代時所造，又爲李公麟作畫所常用的澄心堂紙。

3. 避 諱 問 題

中國古代爲了表示對於君主宗室的尊敬起見，常對君主的姓名，避免直書，以示恭順。這種制度，就是後代所謂的『避諱』。陳援庵先生史諱舉例曾云：『民國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倘遇當代君主所用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謂避諱。避諱爲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註一)。至於避諱的方法，據陳援庵先生的研究，共有改字，改音，空字，缺筆等四種。茲按其說各舉數例如下：

甲、避諱改字制

例一：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使將擊荊。』

正義曰：『秦號楚爲荊者，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荊也。』

例二：秦楚之際月表端月註，索隱曰：『秦諱正，謂之端』。

故瑯琊臺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按秦始皇曰嬴政，政、正同音，故秦諱正字，凡端字皆以正字代之。

例三：通鑑玄宗紀云：『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

胡三省注文：『胡餅，今之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虎，改胡餅曰麻餅。」』

按石虎爲羯人，後趙第二主，在位十五年。華稱羯爲胡，虎胡同音，羯既諱虎，亦諱言胡。是改胡爲麻。以避諱字。

乙、避諱空字例

例一：書金縢曰：『惟爾元孫某。』

孔傳：『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

例二：貞觀三年善慈寺塔記，稱王世充爲王充。顯宗四年大唐紀功頌，亦作王充。

申按唐太宗曰李世民，故空世字以避太宗諱。

(註一)：見燕京學報第四期，燕京大學，北平，十七年十二月。

丙、避諱缺筆例

史諱舉例：『避諱缺筆之例始於唐，唐以前刻石，字多別體，不能定何者爲避諱，北齊顏之推家訓風操篇言當時避諱之俗甚詳，亦祇云：「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可見當時尚無缺筆之例。』

例一：乾封元年贈泰師孔宣公碑，兩引『生民以來』，俱作『生人』。『愚智齊泯』中之泯字，則減筆爲『汶』。

例二：乾封元年于志寧碑中之世字，減筆爲卅。

丁、避諱改音例

避諱改音，亦始於唐，然所謂『因避諱而改之音，在唐以前者，多非由諱改，在唐以後者，又多未實行，不過徒有其例而已。』

例一：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以始皇諱，故音征。』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孫奕示兒編二書，亦同此說。陳援庵先生則舉詩齊風：『終日射侯，不出正兮。』釋文正音征，小雅節南山正與平寧爲韻，及大雅雲漢正與星嬴爲韻，而證其非避秦諱。

我們既然知道了避諱的來源，與避諱種類，現在就要以避諱學爲根據，而來觀察盧鴻草堂十志圖上的題跋，有無可疑。按唐代睿宗名李旦，其子玄宗名隆基。則唐代於此旦、隆、基三字，按理應係避諱直書的。小雙寂庵叢書本張惟驤歷代諱字譜卷下頁三十八云：

唐太宗名世民，諱世、金石文字缺筆作『廿』，『世』。

又義字條下云（三十七頁）：

唐太宗名世民，貞觀中改富世縣爲富義。

同書卷下隆字條下又云（頁一）：

唐玄宗名隆基，諱隆，曰盛，又缺筆作『陸』。稱高宗永隆年號爲永崇，殤帝唐隆年號爲唐安。改隆慶宮、隆慶池皆爲興慶。唐隆縣爲唐安。隆山縣爲仁秦、隆州爲閬中。隆康縣爲普康。隆龕縣爲崇安。隆山縣爲彭山。昌隆縣爲昌明。化隆縣爲廣威。盈隆縣爲盈川。隆陽縣爲南川。隆化縣爲賓化。舊唐書經籍志有崇安志，本係隆安。晉安帝年號避唐諱改。帝弟岐王隆範、薛王隆業名皆去隆字。改隆昌公主爲崇昌公主。

同書卷上於『基』字下又云（頁十一）：

唐玄宗名隆基，諱基曰本。或曰根。又缺筆作𡎴，或省作『其太一土』。神有

君基，臣基、民基，基，並改作棊。改大基縣爲河清。基城縣爲祐川。改鄭崇基爲崇業。豆盧承基爲承業。裴光庭祖名仁基，張九齡撰裴光庭碑曰：『大父仁』，古基子。

同書卷上『旦』字條下又云旦（見頁十五）、亶、但、坦（以上三字均見頁二十五）、量（頁十六）諸字：

唐睿宗名旦，書作𣅀。

同書卷上『怛』字條云：

唐睿宗名旦，怛字書作怛。

唐睿宗名旦，亶避嫌書作『亹』，又作『亶』，張仁亶改名仁愿。

唐睿宗名旦，此二字兼避書作『但』、『担』。

唐睿宗名旦，量字書作量。

據此，可見改字，空字，減筆等三避諱條例，於睿、玄二宗御名，皆須遵行。而盧鴻既爲玄宗時人，竟然直書不諱，這是絕不可能的。今考盧氏此卷『倒景臺』題詩有『及世人登焉』之句，『樾館』題詩有『基巖柘』及『臥風霄兮坐赭旦』之句（見圖版壹：1），而此『世』，『基』，『旦』三字既然完整無缺，顯然未因避諱而行減筆。再以陳氏所舉改字，空字，改音避諱三例以勘察，亦無一合。又按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三帝王部名諱條下云：

睿宗諱旦，初名旭輪。總章二年封冀王，單名輪，永淳三年，始改名旦。玄宗諱隆基，先天二年正月，詔改隆州爲閬州，自餘州縣等名，有與皇帝名同者，便令所司改定。至曆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玄宗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之。

則世，旦，隆，基四字在唐代是必須避諱的。盧鴻既爲玄宗開元時人，對此避諱字例，必有所知無疑。據陳援庵和胡適之先生的研究，唐代既無臨文不諱的習慣（註一），而此卷內竟對太宗、睿宗、玄宗三帝之名，直書不諱，可見原圖十志詩必非出自盧鴻親筆。據我的推想，大概是五代或宋代的摹者，按體作書，忘記了事先查清唐人應避的名諱，只管按照盧氏原詩，一一謄錄，所以破綻明顯易見。從避諱學的立

（註一）：陳氏史諱舉例，已見前。太老師適之先生則著有兩漢人臨文不諱考，讀陳垣史諱舉例論漢諱諸條二文，並見新圖書季刊第五卷第一期，三十二年七月，重慶出版。申草此文時，面謁請益，又承以其研究水經注所撰多篇論文中之黃晟翻刻項細刻本水經注四十卷、及范嚞怎麼成了范奕？等二篇未刊稿本賜予參考。謹致最高謝忱。

場上考察，又讓我們得到一項可以否定故博所藏原畫爲眞蹟的根據了。

4. 字 體 問 題

據前述，盧鴻此卷每景之前，各有題詠及讚詩一段。每景之題語既然各異，而各段所用字體亦無一同。故在歷代著錄家的筆下，是向有『十體書』之美稱的。根據前揭唐書、新唐書，我們已經知道盧鴻是一位善於多種字體的書法家了。但在此卷之中，『期仙磴』景右的字體（見圖版貳：1），頗似顏眞卿體，而『滌煩磯』景右的字體，亦頗與柳公權體相同。現在就以盧、顏、柳三家的時代關係出發點，而對此卷之眞僞問題，作一討論。

今按顏眞卿爲唐代著名書法家，唐書卷一二八列傳七八有傳：茲引其有關者如下：

> 顏眞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眞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

又新唐書卷一五三列傳八八，所述亦同：

> 顏眞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

顏氏既於開元時方始中舉，則在盧鴻應詔入京時，眞卿年齡必然不大。新唐書曾記他享年八十八歲，據梁廷燦的推算(註一)，他生於唐中宗景龍二年戊申，卒於唐德宗興元元年甲子(708～784 A. D.)。據姜亮夫的推算(註二)，則其生卒年各在梁氏所推之後一年，卽生於唐中宗景龍三年己酉，卒於德宗貞元元年乙丑(709～785 A. D.)。然無論就上列二說任何一說而言，玄宗開元六年，盧鴻歸山時，眞卿都不過年方十歲而已。盧鴻作草堂十志圖及顏眞卿中舉的確切年代，史書雖然都沒有說明，但是我們不妨假定顏眞卿的中舉，是在他二十歲的弱冠時代。亦卽開元十六年之際。然盧鴻的草堂十志圖，無論如何，絕不會遲至開元十六年，卽當其辭官還山十年之後方才畫成。卽定他這卷畫就在開元十六年末畫成，那麼，顏氏中舉與盧氏作畫，應該是同一年。顏氏雖爲唐代重要書法家之一，但其擅名，則在中舉以後。亦卽開元十六年以後。

(註一)：見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商務印書館出版，二十三年七月，上海。

(註二)：見姜亮夫中國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商務印書館出版，二十年，上海。

按清人黃本驥編有顏書年編年錄二卷（見翠琅玕館叢書本二集），然所收僅限於玄宗天寶十一年(752 A. D)，眞卿四十四歲以後的作品。此外日人青木正兒編有『顏書年譜』(註一)，曾對魯公作品的書成時代，列有一個很詳盡的作品繫年表，茲將黃氏及青木氏兩家表，合錄於此，並略以諟聞附註，藉以說明顏氏作品與時代先後之關係：

西紀	年號	歲	事蹟	碑帖
709	中宗景龍3年	1	顏眞卿生	
734	玄宗開元22年	26	進士及第	
736	24年	28	授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	
742	天寶元年	34	授醴泉尉，轉長安尉	○醴泉令張仁蘊德政碑(見金石錄)，齊處仲撰
752	11年	44	授武部員外郎判尚書	○工部尚書郭虛已碑，顏撰幷書。 ○河南府參軍郭揆碑，顏撰幷書。 ○千福寺多寶塔碑(見訪碑錄)，岑勛撰。 ○夫子廟堂碑(見編年錄)，程浩撰。
753	12年	45	出爲平原太守	
754	13年	46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畫贊碑陰記（見訪碑錄）顏撰幷書。
755	14年	47	安祿山叛，顏眞卿起兵討賊	
756	肅宗至德元年	48	拜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兼平原郡太守	○謝贈祖官表草稿（道光四年丹徒包氏刻） ○謝贈御史大夫表草稿(見編年錄)
757	2年	49	拜憲部尚書	○讓憲部尚書表草稿(同上)
758	乾元元年	50	三月除蒲州刺史 十月除饒州刺史	○祭姪季明文稿(眞蹟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稿 ○刻逍遙樓詩請御碑額表 ○謁金天王神詞題記(均見訪碑錄)
759	乾元 2年	51	六月任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	○與蔡明遠帖(見忠義堂帖)
760	上元元年	52	貶蓬州長史	
762	代宗寶應元年	54	五月拜利州刺史 十二月拜戶部侍郎	○鮮于氏離堆記(見蠻風堂目)，殘石現在四川南部。

(註一)：見書道全集第十卷青木正兒顏眞卿の書學一文所附，昭和三十一年二月，日本東京，平凡社。

763	廣德元年	55	三月改吏部侍郎 十月轉尚書右丞	○顏允南父母贈告 ○贈太常卿韋鎭神道碑（獨孤及撰）
764	2年	56	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 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	○贈太保郭敬之廟碑（見藝風堂目）在陝西長安。 ○與郭僕射書（見訪碑錄），在陝西長安。 ○送劉太冲序（毗陵潘氏刻） ○乞鹿脯帖（戲鴻堂帖）
765	永泰元年	57		○謝惠鹿脯帖（同上）
766	大曆元年	58	二月貶峽州別駕 三月移吉州別駕	○東林寺題名 ○西林寺題名 ○贈華州刺史顏顯甫碑 ○贈太子少保鮮于仲通摩崖碑
767	2年	59		○鮮于氏神道碑 ○靖居寺題名 ○祖關二大字（見編年錄），在江西吉安。
768	3年	60	除撫州刺史	○顏勤禮碑（民國初年在陝西長安出土，立石恐在大曆元年至三年間）
769	4年	61		○富平尉顏喬卿墓誌 ○紫虛元君南岳魏夫仙壇記
770	5年	62		○麗正殿學士殷踐猷碑 ○大文武令殷踐碑 ○國子司業□□碑 ○逍遙樓三大字（見訪碑錄）又見藝風堂目，蓋廣西臨桂，四川劍南各存一石。 ○臧懷恪碑（見金石萃編）
771	6年	63		○大字麻姑仙壇記，與下件并在江西南城。 ○小字麻姑仙壇記（見訪碑錄） ○大唐中興頌（見藝風堂目），元結撰。 ○顏含大宗碑 ○律藏院戒壇記 ○茅山玄靜先生李君碑（見訪碑錄）
772	7年	64	九月除湖州刺史（翌年正月至任地）。	○項王碑陰述 ○右丞相宋璟碑（在河北北沙，見藝風堂目） ○八關齋會報德記（在河南商邱，見訪碑錄） ○元結墓碑（在河南魯山，見金石萃編）
774	9年	66		○干祿字書（在四川潼州，見訪碑錄），顏元孫撰 ○乞御放生池碑額表，同碑碑陰記

				○太子太保顏果卿碑 ○竹山連句(秋碧堂帖)
775	10年	67		○商州刺史歐陽琟碑
777	12年	69	八月爲刑部尚書	○射堂記 ○玄靖先生含光碑(在江蘇勾岩，見訪碑錄)。 ○太保昭武李抱玉碑(楊綰撰)。 ○梓州刺史杜濟碑 ○台州刺史康希銑碑 ○殷履直夫人顏氏碑 (在洛陽玉虛觀，以上均見藝風堂目) ○臧氏斜宗碑(見集古錄)
778	13年	70	進吏部尚書	○懷圓寂上人詩 ○宋璟碑碑側記(在河北沙河，見訪碑錄)
779	14年	71		○馬璘新廟碑(在陝西長安，見藝風堂目)，程浩撰 ○張敬因碑(見傳古錄)
780	建中元年	72	八月爲太子少師	○薛王友顏貞家廟碑(在陝西長安，見訪碑錄) ○自書告身 (眞蹟現在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原爲清宮舊藏)
781	2年	73		○明州刺史王密德政碑(李舟撰)
782	3年	74	八月改太子太師	○朱巨川告身(三希堂淸帖) ○華嚴帖(戲鴻堂帖)
783	4年	75	正月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叛，汝州陷。眞卿奉使赴宣慰。希烈囚眞卿於官舍，更拘送蔡州。	○元魯山墓碣(李華撰) ○奉使帖(宋靖康元年重刻，在陝西同州府學，見金石萃編)
785	貞元元年		八月廿四日希烈與辛景臻等縊殺眞卿於龍興寺	

由上表可知顏氏中舉進士，係在開元二十四年，時距盧鴻自京辭還(開元六年)，已隔十八年。卽使盧氏應詔入宗時，年齡亦與眞卿相若，卽同在二十六歲左右，但天寶元年，眞卿始爲人作書時，盧鴻已年五十。五十之齡，竟倣新舉進士之字體，書之草堂十志圖內，固不可能，亦不合理。何況盧鴻的山水畫卷，也決不會遲至天寶元年，卽其辭官還山廿七年之後始見繪成。然據顏氏所書『自書告身』(見圖版叁：1)，

及顏勤禮碑(見圖版叁：2)之字跡，既與『期仙磴』之題詩字跡全同，故就上述諸點觀之，盧鴻卷內的顏體題詩必定不眞，既然舊傳十志圖的詩畫全出一人，寫既不眞，畫的本身當然亦不可靠。

相同之一例，亦可見於十志圖卷『洞元室』一景的題識之中。今據東京書道博物館所藏精拓唐代柳公權之大達法師玄秘塔碑影印本，細審『洞元室』前盧氏題字（見圖版肆：2)，亦頗與柳公權之字跡相近。而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柳氏所書金剛般若經(見圖版肆：4)，字跡亦與『洞元室』之題字極爲相近。按柳亦唐代另一著名書法家。唐書卷一六五列傳一一五柳氏本傳云：

>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鎭夏州，辟爲掌書記。…

又於新唐書卷一六三列傳八十八亦有傳，傳文云：

>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鎭夏州，表爲掌書記。…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世，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

再據前揭梁氏書之推算，柳氏生於唐代宗大曆十三年戊午，卒於懿宗咸通六年乙酉（778—865 A.D.)，公權生年，已去盧鴻歸山之年六十年。卽以草堂十志圖繪於盧鴻歸山十年以後的，開元十六年而論，公權生年與之亦已相隔五十年。何況公權擅其善書之名，本當在其成人中舉之後，亦卽當在元和時代之後，公權何年中舉，新舊唐書皆未詳記，今假設公權中舉，是在元和元年(806 A.D.)，其年上距開元十六年，已有七十八年。那麼，盧鴻草堂圖卷之字蹟，自不可能與較其生世遲至七十年後的，柳公權的字體相同。盧鴻生世先於公權生世，爲時既有七十餘年之久，反過來說，盧氏畫卷之中，實不應有柳體字蹟之存在。而此卷十體書中，與顏，柳二家字體相近之字，竟然各佔一體，當然不能避免我們認爲它有僞蹟之嫌了。

除了顏，柳字體可疑外，在字體方面，還有別的問題，也頗值得我們的懷疑。因爲舊唐書卷一九二列傳一四二的隱逸傳中曾說：

>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

又新唐書卷一九六列傳一二一的隱逸傳也說：

>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

又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唐朝上』條下也說：

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工八分書，善畫山水樹石。隱于嵩山。

讀此，可知盧鴻除善楷書之外，又工籀，篆，隸諸體。在此卷中每節之前的題識，雖然十體無一相同，但却沒有任何一體，是新舊唐書與歷代名畫記裏所說的，籀、篆、隸。難道是盧氏畫後故意不寫他所善寫的籀、篆、隸，而特別改用其他各體的書法嗎？或者是因爲篆、隸、籀，諸體的不便題畫，而未寫嗎？按籀，篆之體題於畫上，雖然不便辨認，但隸書除用筆不同外，辨認程度實與楷書無異。

歷代名畫記既然特別著明盧鴻『工八分書』，而不提籀、篆二題，可見浩然一定常寫八分。這樣看來，上面所假設的，故意不常籀、篆、隸三體的解釋，顯然不能成立。何況米芾畫史於記劉子禮買錢家古畫一段之後，曾記盧氏的草堂十志圖內有：

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甚奇。今無此體。

等語，可見盧鴻原本題詩，確如前揭史書所記，是寫過他所善書的『八分』體的。今本十體皆爲楷書，足見其非米芾所記帶有盧氏八分眞蹟的那一個卷本。這樣，我們不難推想出來，現藏此卷字體不能與畫史相符，不出下面這兩個道理：一是後代摹寫者沒有查清楚唐書隱逸傳裏盧鴻善書的記載，二是贋造者僅能楷書，所以對那些寫法較難，與工力較深的籀、篆、隸三體，就只好棄而不論，一律代以楷書了。

根據上面的推測，可見在本卷十種不同的書體之中，從正面說，盧鴻善書的幾種字體，卷中一種都沒有，從反面說，盧氏所不會寫的字體倒有兩種。正好是正誤倒置了。由盧、顏、柳三家的時代關係，和史書中所敍述的，盧氏善書的字體上着眼，我們得到了上面所說的結論。換言之，也卽故宮所藏此卷之非唐人眞蹟，又讓我們得到了紙質，與避諱之外的另一種證據了。

以上所述，是由十志圖內每景之前的題字而得的結論。不過還有若干在書畫鑑賞方面，可稱權威的專家，却喜歡用圖卷之後的，楊凝式的題跋來作旁證（見圖版伍：1）。他們的意見大致如此，楊凝式是盧鴻以後的書家，楊的題跋旣屬眞蹟，那麼，楊以前的原作必定亦眞。現在本文要對這一點，略有申論。

按楊凝式，陝西華陰人。生於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卒於後周世宗顯德元年(873～954 A. D.)。『形貌寢侻，然精神爽然，要大於身，善文詞，出時輩右。唐昭宗時初登

進士第，終唐之世，爲秘書郎，直史館。仕梁，至考功員外郎。歷後唐至兵部侍郎。於晉以太子少保分司西洛，至漢，遷太子少師，至周，遷太子少保，自晉迄周，朝廷皆以元老大臣優禮之』。舊五代史卷一二六，五代史卷三十五有傳。文長不錄。凝式『喜作字，尤工顚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宮佛祠，墻壁間，題紀殆遍，然揮灑之際，縱放不羈，或有狂者之目。』歐陽修嘗跋其字云：『自唐亡道衰，四海困於兵戈，及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五代之間，有一楊凝式，建隆以後，有一李建中，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文見宣和書譜卷十九。宋時內府所得，據前揭書，計有三件；草書古意帖，正書韭花帖，行書乞花帖。韭花帖凡六十二字（見圖版伍：2），本爲清宮舊藏，後因溥儀設法盜運出宮變賣，現藏日京書道博物館，茲錄其所書如下：

> 晝寢乍興，朝(同調)饑正甚，忽蒙簡翰，猥賜盤飧，當一葉報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實謂珍羞。充腹之餘，銘肌載切，謹修狀陳謝，伏惟鑒察，謹狀。七月十一日。

楊氏又有神仙起居法帖一種，紙本，長二十七·九公厘，寬二十五·五公厘，本來也是清宮舊藏，民國廿一年故博爲避日寇作亂，而將所藏重要古物南遷首都南京後，該院留守人員才在北平發現的，可能抗日戰爭中爲其刼去，現藏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亦爲現傳名蹟之一(見圖版伍：3)：

> 行住坐臥處，手摩脇與肚，心腹通快時，兩手腸下踞，踞之徹膀腰，背拳摩腎部，才覺力倦來，卽使家人助，行之不厭頻，晝夜無窮數，歲久積功成，漸入神仙路。乾祐元年，冬殘臘暮，華陽焦上人尊師處，傳楊凝式。

款下有楊氏花押，書後復有：『右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八行，臣米友仁鑒定眞蹟，恭跋』等字二行。就此二帖所書字跡，以與故博所藏盧氏卷後楊凝式題的跋相較，韭花帖『筆迹雄强』，筆力充沛，雍容端正，誠如舊論所謂深得二王之法。至於神仙起居帖，雖然意態瀟灑，翩翩有致，然其體近狂草，又與韭花帖和盧氏卷後所題字跡不類，古代有名的書法家，固然風格常有不同，如蘇東坡、與黃庭堅的法書就常如此。可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筆蹟雖然不能件件相同，而且也還有早年作品與晚年作品，在時間上的差異，但其基本格調，基本旨趣，也卽是他們作書的基本精神，卻

是一脈相承，變異不大的。惟就上述楊氏傳世的這三種墨蹟看來，其基本精神却又各自迥異，絕不相同。就自筆觸的起落和運用上看，也是各異其趣的。所以我們很難確定故博所藏盧氏卷後的楊跋，一定是眞蹟。

楊凝式的題跋既然不是眞蹟，可能當楊氏作跋時，眞畫已失。或者他所看到的雖是眞畫，但是後來眞的畫和他的跋都被後人用摹本易去，而把贋品的楊跋，附裱在故博這一卷僞盧鴻的畫後，成爲現在的這個樣子。因此，儘管有些權威的專家，喜歡用楊跋來證明原畫爲唐人眞蹟，但我既認爲畫是李公麟的摹本，楊跋又與韭花帖和神化起居法帖的字蹟不同，所以這一項論證，鄙意是不肯苟同的。

叁、草堂十志圖卷的流傳

本節所論，仍以盧鴻所作原畫爲限，其他諸家摹品，則於摹本一章中附述及之。今按嘉禾項德棻宛委堂校本宋人葉夢得石林避暑錄卷一有下語：

>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鎭印記。『咸通初，余爲荆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時，倏踰二紀，洊罹多難，編軸尙存，物在時遷，所宜興歎。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蒿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太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蒿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也。子蒿，不知何許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荆南節度使，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太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887 A. D.)，己酉，昭宗龍紀元年(889 A. D.)。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於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樵煙館，霽翠亭，渺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草亭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叢，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淙、金碧潭耳。

又適園叢書本(五集)宋董逌廣川畫跋卷六『書別本草堂圖』條下亦云：

> 此畫本段鄒平公所收，流傳久矣。或者託其遺跡，又爲草堂，別出其後。跋書

自天復歲前者，皆揚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與此矣。其稱柯古者，成式也。太儀者，安節也。隨蘭陵於渚宮者，蕭道思也。然此圖所存，頗與書傳合。蓋本鴻之圖而爲之者，故可佳也。涿人子蓁題，當僖宗丁未年，卽光啓之三年矣。是歲三月甲申，車駕還京，次鳳翔，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留鳳翔，俟畢，治此書，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己酉，知昭宗之改元，合在此後，傳摹失之。又有昇元三年題者，李昇之號也。熙載題者，韓文公也。

二書所述，大致相同，可見盧鴻圖卷畫成後，現可知的最初收藏者，卽段平公父子兩人。段成式雖曾著有酉陽雜俎兩集，專記見聞，然於此畫，却沒提到。因此目前只有暫以上引葉、董二氏書，作爲有關草堂圖流傳情形最早的記載了。至於董書所謂昇元三年韓題的韓熙載，本係南唐巨宦，昇元爲南唐烈祖李昇年號，三年當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卽西元九三九年。由此可知此圖於唐亡之後，曾入南唐，且經韓氏作跋。惟葉氏所錄子蓁二跋，及董氏所謂韓氏跋語，在故博現藏盧氏卷中皆無，想早亡佚。

此圖經韓氏作跋之後，又九年，又有楊凝式之跋文。在故博所藏盧氏卷內，猶可見及。茲照錄其文如下（見圖版五：1）：

右覽前晉昌書記左郎中舊家傳盧浩然隱居嵩山十志，盧本名鴻，高士也。能八分書，善製山水樹石，隱于嵩山。唐開元初，徵拜諫議大夫不受。此畫可珍重也。丁未歲前七月十一日，老少傳弘農人題。

此跋不書姓名與年號，但書別名與干支，幸在此跋之後，又有宋人周必大的跋文一段，把這兩點都考證得很清楚，這是很重要的。按周跋字跡與美國波士頓博物院所藏的，唐閻立本歷代帝王相卷後，周必大之跋語的字體完全相同，所以故博此卷上的周跋可以相信是眞蹟。茲錄其跋文如下：

右薌林向氏所藏盧浩然草堂圖，後有老少傳弘農人題識，不記姓氏，而著爵里，不列紀年，而述甲子，且繫以時月，而用凝式之章，伯虎來爲廬林郡幕，相過欵曲，求爲訂之。蓋當石晉開運之四年，漢祖起於太原，復稱天福，是歲七月置閏，其所書『丁未前七月』者是矣。唐之六臣傳，一曰楊涉，附載其子凝式，早有證羊之直，而不能自安於義命，歷事梁、唐、晉、漢、周，晚以太子太保致其政，抑當晉漢之際，官尚少傅耶？且楊姓之望，出於弘農，卽以凝

式爲文。其爲斯人，夫復何疑！此畫歷歲既久，是題也，上溯開運，下逮本朝之淳熙，凡閱五丁未，至於今，三百有餘年，其間經履世變，不爲不多，是可尙也已，因考其顚末，以證其卷尾而歸之，慶元己未春二月上日平園圭叟周必大書。

丁未歲既爲後晉出帝開運四年，卽後漢高祖天福元年（947 A. D.）。則董氏跋語所謂『天復歲前』，當卽是天福之誤，而弘農人也經考爲曾仕六朝之臣的楊凝式，可見在韓氏作跋又九年之後，此圖又經凝式作跋。此後，盧鴻此卷的流傳情形如何，因爲缺乏記載，迄未可知，一直到葉氏著石林避暑錄時，才知此圖曾爲夢得所有，宣和庚子，又爲賀方回取去不歸。按宣和庚子，卽宣和二年，宣和畫譜的編製成帙，也在這年。因此下面這一件事，就很值得我們的懷疑；宣和畫譜既然錄有盧氏窠石圖，草堂圖等三件作品，則其入宮，必在宣和二年之前。而葉夢得所藏的一卷，亦在這年爲人取去，則其獲得草堂之圖，必亦在宣和二年之前。何能同在宣和二年，竟有相同的二卷，分別各藏於宮中及葉氏之手內？草堂圖的原蹟只有一本，當然不會同時並存於二處。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大概宣和御藏的是眞蹟，而葉氏所藏是摹本，這可以葉氏石林避暑錄中的：『余往有慶歷中摹本』一語爲證。

石林避暑錄除了記載草堂圖在唐代的流傳，還有『舊藏貴人劉有方家』之語。劉爲何人雖不可明，但按湖北先正遺書沔陽盧氏影印涵芬樓藏明嘉靖刻本米芾畫史云：

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畫五百軸，不開看，直交過錢。錢氏喜。旣交畫，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千百矣。其他常筆固多也。

可知盧氏所畫，曾爲劉子禮自錢樞密手購去。葉氏之語固見石林避暑錄，然據淸楊恩壽眼福編二集卷十五所記古芬閣藏畫，此跋係題於盧氏卷子之上，而末繫紹興十年六月二十日之時日，按紹興爲宋高宗年號，十年，爲西元一一四〇年。米芾畫史，諸本雖皆未著刋版之年，但其卒年既在徽宗大觀元年(1107 A. D.)，較之葉氏在草堂圖上作跋的紹興十年，猶早三十餘年。故其所記浩然畫卷舊藏錢樞密家，後由劉子禮以五百金購去之說，自當又較葉氏所記爲可信。惟米、葉二家所記草堂圖之收藏者，均爲劉姓，可能葉夢得所說的劉有方，就是米芾所說的劉子禮。當然這一項假設，還須要別的材料來作證明的。不過前揭眼福編內又有下語：

此卷有南宮印章，或卽劉子禮所買者。

按楊氏所謂南宮印章，係『米芾審定』之朱文方印。但查米芾畫史曾記其所用印云：

>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眞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齋』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叅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米芾於記劉子禮買得錢樞密所賣的草堂圖時旣說：『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千百矣』，他對這卷畫的喜愛，已可由這句話中很清楚的看出來。因此，米芾如果得到這卷畫，一定是會視爲上品的。而所鈐印，必定也要和上引文中所說的：『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眞賞」印』。在楊氏眼福編中所記，僅有『米芾審定』一印，未免不使我們覺得可疑了。而且楊氏曾經註明盧鴻此圖，爲古芬閣之藏品。按古芬閣本爲清人杜瑞聯之室名，杜字鶴田，太興人，官至貴州巡撫。著有古芬閣書畫記十八卷，其書雖然未曾寓目，然據晚近學者研究所得，其『所著錄魏晉唐諸蹟，駭人聽聞，決不可信。雖宣和書畫譜，以帝王之力得之者，猶遜其美富，豈不大可異哉』(註一)。旣然杜氏所藏的原件已不可靠，那麼，楊恩壽的記載是否可靠，自然也應值得考慮。因此，米芾是否確藏盧氏此卷，目前也就未便肯定。

米芾以外，據傳高希中曾藏此圖，前揭董氏廣川畫跋卷六『書盧鴻草堂圖』條云：

> 盧浩然在開元中，賞賜隱居服，官爲營草堂，逮還山，廼廣其學廬，聚徒肄業。其居之室號寧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嘗自圖其居以見，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是山林勝絕，不知逮今存不？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樾館等而已，無寧極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槩而浪爲之者也。

據廣川書跋卷首其子董弅序，董逌書畫二跋均刻於高宗紹興二十七年(1157 A. D.)，而高希中之藏有此本，必當更在此年之前無疑。惟至董逌作書時，此圖已又不知下落

(註一)：見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卷六，二十一年六月，國立北平圖書館印。

何在，這由畫跋中『不知逮今存不』之語可以看出來的。米芾畫史曾記此卷在劉子禮家，董逌畫跋則又記在高希中家，畫史不知成於何年，但卽由米芾之卒年徽宗大觀元年(1107 A. D.)算起，至董逌畫跋發刊的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爲止，中間相隔整整五十年。在這半個世紀之中，草堂圖也許曾經輾轉流傳過許多次，不過現在能知道的，僅只高希中一家而已。

高氏之後，曾經保有此圖的，則爲薌林向氏。這在前引周必大的跋文中已提到了。周跋題於慶元己未，慶元爲宋寧宗年號，己未爲慶元五年，卽西元一一九九年。據此可知此圖於爲高希中所得四十二年之後，入於向氏之手。但向爲何人，已不可查。

盧鴻畫卷的流傳，從段氏父子初藏，經過子驀的題記，傳到南唐韓熙載手裏，韓氏作跋後，又經過後晉楊凝式之跋，而到了宋代。先爲錢氏所藏，及劉氏自錢處買得，米芾爲之作記。其後經過一段空白，到了葉夢得手裏，又爲賀方回取去。以後先後入藏於高、向、兩家手，而在時間上，已經到了南宋的晚年。也許因爲當時的兵馬倥傯，社會秩序極不安寧，所以這卷著名的山水圖卷，自向氏作跋以後，便沒了下文。經過三百年的空白，到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 A. D.)，張孝思在此卷向氏跋後；再作跋語時，我們才又找到盧氏此本的下落。查故博所藏盧氏卷內的周氏跋後，又有張孝思之短跋一則，茲錄如下：

> 辛酉秋仲，丁南羽先生求觀此卷，捧而歎曰：『希世之寶，千金之玩也。』人生會覯，實有往因，焚香拜而展之。壬午夏六月嫩逸張孝思識。

其跋既在周跋之後，則此壬午應合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 A. D.)，卽在周必大作跋三百七十五年之後，張氏又作此跋。但就跋中『丁南羽先生求觀此卷』之語而推測，可能浩然之卷，當時是歸張氏所有。再查故博所藏盧氏畫卷中又有張氏『張孝思鑒賞印』、『則之』、『張孝思』、『北墅』、『張則之』、『則之父』、『張覲宸』諸印，此圖如非張氏己有，何能鈐蓋如許印章？這樣看來，草堂圖曾經張氏收藏，似無可疑了。

此後又四年，大概這卷畫又自張孝思手轉入袁與之家。這一點，可以文嘉在謝時臣的摹本十志圖上的題語爲證。按謝氏摹本，石渠寶笈續編著錄，茲就該書引錄文嘉跋語如下：

米元章畫譜載長安富民以百千售五百軸，俱不開視，其中草堂圖一軸已值百千，然烟雲過眼錄又載李伯時所臨宋諸名公及米氏父子所書者，又止八景而闕其草堂、樾館二篇，則知元章所見，已非全物。後有楊凝式，周必大題語，行筆布意，雖非浩然眞蹟，然亦五代以前所畫也。余友袁與之以數十金得之。今思忠亦摹此，而請吳中善書者以寫諸作。

可知袁氏曾於嘉靖五年之前，得到盧鴻眞蹟。又一百二十年之後，卽至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1606 A. D.)，張丑作清河書畫舫，對於此圖流傳經過，才有另一段記載，今按羣碧樓核鈔本清河書畫舫卷四云：

范陽盧鴻一，字浩然，隱居嵩山間，清眞絕俗，人倫師表。開元中，以諫議大夫召，不就。喜寫山水，筆墨崢嶸，所作草堂十志圖，舊藏段成式家，下逮宋元，顯晦不一。自後嚴分宜購得之。載之書畫註。

張丑對草堂圖的流傳情形，既然上言段成式，下僅嚴分宜，可見宋元以來的流傳經過，他還是不清楚的。楊恩壽的眼福編裏曾記古芬閣所藏的盧氏卷本上，有趙子昂的朱文卷首押角印、和印文爲『奎章閣鑒書畫博士印』的朱文卷尾押角印各一。趙子昂卽趙孟頫，奎章閣印則爲柯九思印，蓋據夏文彥圖繪寶鑑卷五，柯氏曾任此職。趙、柯二人皆係元代著名之畫家與鑒賞家。惟古芬閣之藏品既不足信，所以眼福編中所記的二方元印，或亦不足徵爲趙、柯二家曾藏此卷的有關材料，因此到袁與之擁有此卷之前的，草堂圖的流傳經過，仍如張丑所說的：『下逮宋元，顯晦不一』。

清河書畫舫對於草堂圖在宋元時代的流傳情形，雖無隻字片言，但既告訴我們此圖曾由嚴氏購得，也是很重要的。此圖何時購入嚴府，已不可查，不過嚴氏既在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 A. D.)遭受籍沒，可見此圖之入分宜手內，必定是在籍沒那年之前。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 A. D.)，周石林得到查封嚴宅時的籍沒冊一卷，雖已『缺殘失次』，但仍『重錄成帙』，並經題爲天水冰山錄而重新刊行。今查知不足齋叢書本第十四集第八冊該書『古今名畫手卷冊頁』條，果然記有『盧鴻草堂圖二卷』。

由嚴氏籍沒冊重編而成的天水冰山錄，固然爲我們確定了草堂圖一度果爲嚴氏所有，但在該書中的數目却是二卷。這就叫人十分費解了。對於這一點，我們可有這樣的兩種假設，一種假設是這兩卷都是摹本，一種假設是這兩卷一爲眞本一爲摹本。然

而事實上這兩種假設都有可能性。因爲明史卷三〇八嚴嵩傳內曾謂其：

> 好古尊彝、奇器、書畫。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之屬，所到輒輦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後已。

也許嚴氏初曾購得眞本，後來又由趙文華、鄢懋卿之輩，另由他處搜到別的摹本，阿諛獻呈，以博嚴嵩歡心。遂使其家共有兩本草堂圖，也未可定。然而嚴氏籍沒時，其所藏的書畫作品，曾由官方聘請文嘉爲之整理。並經編爲鈐山堂書畫記一卷。今按其書後有文氏跋語如下：

> 嘉靖乙丑五月，提學賓涯何公，檄余往閱官籍嚴氏書畫，凡分宜之舊宅，袁州之新宅，省城諸新宅所藏，盡發以觀，歷三閱月始畢事。當時漫紀數目以呈，不暇詳別，今日偶理舊篋得之，重錄一過，稍爲區分，隨筆箋記一二，傳諸好事，明窗淨几，時一展閱，恍然神遊於金蹏玉蹻間也。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十七日，茂苑文嘉書於文江草堂。

讀此可知鈐山堂書畫記是文嘉就其整理古物時的記錄，再加整理而改編成帙的。在此書中，果亦記有盧鴻草堂圖，惟在數目方面，文氏註明僅有一本。天水冰山錄是由嚴氏籍沒冊改編而成的，鈐山堂書畫記是由文嘉就其專門記載他所負責整理的，嚴氏所藏書畫作品的筆記改編而成的，二者性質雖然不同，然所記述的內容却無不同。那麼，何以前者說有二本，後者却說只有一本呢？何況凡是畫名相同、作者相同，而數在兩卷以上的作品，文嘉都在鈐山堂書畫記裏，著明他們的本數的，茲舉例如下：

> 李昭道明皇幸蜀圖二　俱摹本。
>
> 顧閎中寫韓熙載夜宴圖二　一眞本，上上。有宋之諸跋。一臨本。

可見無論是眞本、摹本，凡是文嘉可以鑒定的，他無不著明其來歷。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如果盧鴻的草堂十志圖是一眞一摹，則文嘉的記載必和對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一樣。如果是二本俱摹，文氏的記載必定也和對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圖的記載一樣。但是文嘉在鈐山堂書畫記裏，除了註語之外，在草堂圖的下面只有一個『一』字。足見爲文嘉所承認的草堂圖絕非兩本。而氷水天山錄裏的記載又是兩本，那麼，爲文嘉所不承認的那一本到那裏去了呢？是不是文嘉沒有見到？不過文嘉既說『凡分宜之舊宅，袁州之新宅，省城諸新宅所藏，盡發以觀』，而且他又是奉檄整理的，他

當然不會這麼粗心的，遺忘了他應該看到的東西。因之，假定他只看到嚴氏兩本草堂圖的其中一本的說法，實不足以成立。後細讀文氏鈐山堂書畫記，見於李公麟之名下，記有草堂圖一本，下有註云：

> 卽吳中張氏所藏獨樂園圖也。舊題爲盧鴻草堂圖，今尙仍之。筆法旣精，設色尤妙。余嘗摹一過。

讀此可知舊題爲盧鴻所作的草堂圖，中有一本，原係李公麟的獨樂園圖。原來文嘉旣是精於鑑別的專家，所以他就把這兩幅草堂圖分開，眞本仍繫於盧鴻名下，而本名獨樂園圖的李公麟本，則另置於李氏名下，但因原作旣稱草堂圖，文嘉也就沒再更正，僅在註語之中予以說明而已。在另一方面，籍沒時的官員，對於書畫旣無鑑別的能力，推想一定是依樣畫葫蘆似的，但記圖名，不論內容，結果嚴氏就藏有兩本草堂圖了。其實爲嚴氏所藏的，僅有一本，天水氷山錄裏所說的兩本，是不正確的。

我們旣然交帶了嚴氏所藏兩本草堂圖的眞象，還得回過頭來討論盧鴻眞本的流傳情形如何。今按文氏鈐山堂書畫記於盧氏此本下註云：

> 十圖旣精妙，而詩詞又作十體書之，乃金陵楊氏物，後歸吾蘇門袁氏，又在丹陽孫氏。按米元暉諸公所錄，已逸其二，今十志皆全，又有楊凝式、周必大跋語，尤可寶也。

前揭石渠寶笈謝氏摹本內的文嘉跋文，旣稱盧氏原本曾爲袁與之以數十金購得，而其鈐山堂書畫記中又稱此圖『後歸吾蘇門袁氏』，則後者所述的袁氏，當卽前者所述的袁與之了。再看故博所藏此卷上，果然亦有『袁與之』、『與之父』等朱文方印二方。那麼，袁與之就是鈐山堂書畫記裏所說的袁氏，大概是無可疑的了。文氏整理嚴氏所藏書畫，據其跋語是在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 A. D.)，而其鈐山堂書畫記之刋行則在三年以後的，穆宗隆慶二年(1568 A. D.)。三十八年以後，張丑始作淸河書畫舫，其書除引文氏鈐山堂書畫記在盧氏原作之下的註語外，又說：

> 或云十志旣逸其二，焉得復全？余得神物，離合自有數，子勿疑也。

再查述古叢鈔本張丑書畫見聞表，亦於『目睹』類下，列有盧氏此圖。張氏所謂『目睹』，根據他在書畫見聞表的說明，都是『確有』的，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在嚴氏籍沒廿餘年以後，盧鴻的草堂圖，就又轉到張丑的手裏。草堂十志在明代的流傳，文獻中

的記載，現在能够知道的，業經引錄如上。最後一項資料，則爲故博此卷上的項子京的許多鑑藏印章，茲按故宮書畫錄卷四所記述的，轉錄於此：

1. 神奇	2. 子京父印	3. 項墨林鑒賞章	4. 蘭雪齋
5. 項子京家珍藏	6. 神品	7. 檇李項氏士家寶玩	8. 項氏子京
9. 墨林山人	10. 項元汴印	11. 墨林項季子章	12. 墨林
13. 子孫永寶	14. 項叔子	15. 子京	16. 子京珍秘
17. 逸民	18. 退密	19. 桃花源裏人家	20. 世外幽賞
21. 鴛鴦湖長	22. 項墨林鑑賞法書名畫	23. 田疇耕疇	24. 墨林堂
25. 項元汴審定眞蹟	26. 平生眞賞	27. 寄傲	28. 沮溺之儔
29. 子京所藏	30. 惟心淨土	31. 墨林子	32. 忠孝之家

由此可知此圖必定曾入項手無疑。由楊氏、而袁氏、而孫氏、而嚴氏、而張氏、而項氏，這是草堂十志在明代流傳的一個大概。下面再要繼續的，就是它在清代的流傳了。今按故博現藏此卷後幅有高士奇的跋及長詩各一，惟其詩既爲對此畫卷讚美之作，故略不贅。今特錄其詩後題語如下：

> 余在京師，見盧徵君此卷，字法遒緊，其畫嚴壑幽邃，樹木古鬱，非唐人不辨。五代楊少師、宋周益國公，皆有題識。二十年來，耐勞夢想。歸田後，得馮氏舊圃於平湖之北。翠竹蒼柯，清流環匝，亦既足以娛老矣。甲戌秋，召蒙再入金門，仍於京師得之。乙亥長夏，退食閉門，時一臥遊，尙懷高士一世之蹤，益動故園之念，因爲長句。今年請養南歸，歲暮兀坐簡靜齋，偶展此圖，因書舊作於卷尾。時康熙丁丑嘉平廿六日，江邨藏用老人高士奇題並書。

除此跋外，圖卷中又有高氏印章十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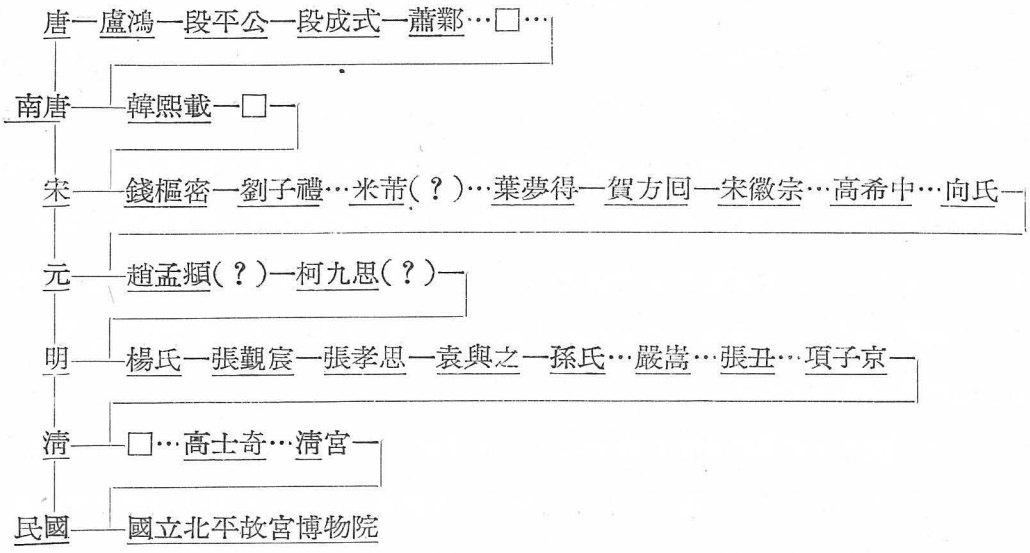
1. 士奇	2. 高澹人	3. 竹窗	4. 簡靜齋
5. 獨旦翁	6. 眞知此中之妙	7. 江邨秘藏	8. 高詹事
9. 高士奇	10. 澹人	11. 出則驂乘出則御前	12. 士奇圖書
13. 日講起居注官	14. 藏用老人		

按高氏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 A. D.)，刋有江村銷夏錄三卷，亦係專記古賢書畫之作。盧氏此卷既於康熙三十四年方爲士奇所得，是以此跋但見原畫而不見其書。在

高氏之前，此卷何在，因罕記載，就不能知道得很詳細了。今按方士庶天慵庵筆記卷上曾云：

浩然嵩山草堂圖，凡十段，天然古逸，爲宇內之奇珍，客春得一再見。

此書卷首兩條註明爲乾隆二年十月及十一月，迄述盧氏此圖前，未見再言其他年月。則文中所謂『客春』，可能卽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之春。這樣的推測，自然不一定正確，不過此書卷首所錄閔嶐爲他所寫的傳文，方氏歿於乾隆十六年(1751)四月六日，卽以天慵庵筆記寫於其卒年而論，可見在乾隆十六年時，盧氏草堂十志圖，猶流傳於人間。可惜方氏不述他看到這一卷畫的時候，收藏者爲何人。又按盧鴻此畫之後幅，另有乾隆帝之御題一段，末書『丙申夏月上澣』。丙申爲乾隆四十一年(1776 A. D.)，則此卷必在十六年之後入宮。也卽此卷爲高士奇所得之後又八十年，中間又經過若干詳情不明的流傳，最後終入清宮，結束了它在世間千餘年來的輾轉與播遷。宣統出宮之後(民國十三年)，此卷又由清宮大內的收藏，改變成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自唐玄宗開元六年，盧鴻辭官還山，假設其年始作此畫之際算起，到了乾隆四十一年，已有千年之久，到現在更有一千二百又四十八年的歷史了。茲就本節所述各朝流傳經過，簡列一表如下，傳流順序，凡知其確，用直線劃出，關係不能確定的，則以虛線表示：



肆、草堂十志圖卷的摹本

1. 李 公 麟 本

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舒城人。宋神宗熙寧中登進士第。在宋代繪畫史上，他是很重要的一個代表作家。首先著錄他的草堂圖的，仍是宣和畫譜。據該書卷七所述，徽宗御府所藏其畫，凡一百零七幅。其中有寫盧鴻草堂圖一件。所謂『寫』，應該就是摹寫的意思。這個摹本畫成於何年，雖然還不知道，不過公麟既是北宋末期時人，可以算爲盧鴻原作許多摹本中，時代頗早的一本。宋人周密雲煙過眼錄及志雅堂雜鈔二書，均錄米友仁在林氏摹本上的題識如下：

> 先子畫史載，劉子禮以五百緡買錢氏畫五百軸，初未嘗發，緘鑰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盧鴻草堂圖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頃李伯時臨一本，仍自書卷首歌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先生書也。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和參寥子輩繼之，餘亦一時之人。紹興己未仲春，余過蘇臺，石瑩中爲長洲令尹，得宇文季蒙所藏伯時本，屬林彥祥爲模，迺亦手書其首，瑩中令輒俾余書先子所書一篇，餘悉一時名士繼之。歎其雅尚不凡，因又跋于尾。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暉。

按紹興係宋高宗年號，己未則當紹興九年(1139 A. D.)，如據小米『頃李伯時臨一本』之語而觀，李氏臨本恐在紹興八年或九年之間畫成。實則不然。因爲根據王氏書畫苑裏的記載，李公麟生於宋仁宗皇祐元年，卒於宋徽宗崇寧五年（1049—1106 A. D.)。高宗則係偏安之後的第一嗣君，李氏是北宋晚期的畫家，他這卷摹本雖然不知道確在何年畫成，但絕不會是南宋以後的作品。我們如果根據小米跋語裏『頃李伯時一本』之句，而認爲其摹本成於紹興八九年間，那就眞的背道而馳，永遠無法得到合宜的繪製時間了。不過到了紹興九年仲春，李氏摹本已經由宇文季蒙轉入石瑩中之手。雲煙過眼錄中又有下語：

> 王子慶於毘陵得伯時畫草堂十志，卽元暉跋中所言者。與林彥祥臨本多不同，人物甚大。前有『奉華』大小印。向曾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閉關頌酒之裔』一印，此雖用劉伯倫事，然於婦人恐不類耳。今錄其書人姓名於後：

巖翠亭	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洞元室	高郵秦觀書
草　堂	樂圃居士朱長文書	樾　館	吳郡周沔書
期仙磴	襄陽漫士米芾書	滌煩磯	碧虛子陳景元書
雲錦淙	太平閒人仲殊書	金碧潭	參寥子道潛書
倒景臺	靜常居士曹輔書	枕烟庭	縉雲胡份書

據此可知李氏摹本，除經宇文及石氏二家手外，又曾各爲王子慶及劉娘子所得。以後的流傳情形，固無記述，也就成了一段空白。直到明董其昌作宋元名蹟時，才說：

盧鴻草堂圖李龍眠臨本，今在京口張脩孫家。

董氏所畫的宋元名蹟冊，在下面將要提到的董氏摹本一段之中，還要討論，這裏就不再說了。不過由此可以讓我們知道李公麟的摹本，在明代曾入張脩孫家。又五朝小說大觀卷二輯有『終南十志』詩一卷，細讀卽係盧氏『草堂十志圖』卷上之題詩(詳見本文第陸章)。然其卷末註語曾說：

盧鴻草堂圖眞蹟，尙在京口張氏，安得一見，一嘗臥遊。

這裡所說的京口張氏，大概就是董其昌所說的，京口的張脩孫。這兩項記述雖嫌太簡略了，但已是僅有的記載了。自此以後，圖的下落，就沒再爲著錄家所提起。據日人原田謹次郎的記載(註一)，此圖現爲阿部孝次郎所有。圖上並鈐有下述諸印章：

1. 如庵祕笈	2. 劉氏延伯	3. 景行維賢	4. 質肅公孫翰題印長壽
5. 神品	6. 項元汴印	7. 墨林秘珍	8. 子京父印
9. 項叔子	10. 平生眞蹟	11. 項墨林鑑賞章	12. 子京
13. 神游心賞	14. 退密	15. 墨林外史	16. 盧朗齋
17. 墨林嬾叟	18. 墨林父	19. 子孫永寶	20. 天籟閣
21. 項元汴氏審定眞蹟		22. 子京珍藏	

除一、二、四印，固尙未悉爲何人印章外，第三方印則可能是清末滿籍收藏家景樸孫的鑑藏印。自第五以下諸印，則均爲項元汴的收藏印。有幾方且曾在故宮所藏的那一卷，號稱盧鴻眞本的畫上，同樣可見。由此可知此圖在明代至少前後曾爲張、項二家所有。項氏既曾藏有浩然草堂圖的原蹟，而此李氏臨本亦曾歸其所有，眞是很有

(註一)：見原田謹次郎著日本現在支那名畫目錄，昭和十三年七月，東京大塚巧藝社發行。

趣的事。可惜有關此本的記錄太少，明代以後，曾歸何人，何時流至日本等等問題，也就不可知了。

附帶述及的，是阿部孝次郎所藏的這卷草堂十志圖的眞僞問題。

據原田謹次郎的意見，此圖爲李公麟的摹本，然阿部孝次郎在將其所收中國古畫編書影印行世時(註一)，則列此圖爲無款宋人。細審此圖用筆，雖然樹枝多用蟹爪法，近似北宋郭熙一派，然與故博所藏郭熙關山春雪圖、早春圖、寒林圖等眞蹟相較，便覺此圖纖弱無力，缺乏氣魄，恐是南宋以後的作品。使我們最感興趣的是，阿部孝次郎所藏的這一卷，不但畫法構圖，都與故宮所藏一卷完全不同，而且每景除了『草堂』、『樾館』之類的圖名之外，沒有一幅是寫着爲了說明每景由來之題詠與贊詩的。

事實上，李公麟的摹本，是盧鴻原畫繪成之後的第一個摹本，他絕不會改變原作的構圖與畫法的。而阿部所藏一卷，固然在構圖上，仍有不少地方，頗與原圖相似，不過這樣的相似，顯然可以看出，是摹者在改變構圖時，故意留下來的。要是眞的出自李公麟，他一定不會這樣做。畫法上，不少樹枝都用北宋的郭熙所獨創的『蟹爪法』，然而這也不足證明此卷之繪成時候果爲北宋。因爲就整個卷子來說，筆觸柔弱細微，不够開朗，缺乏故宮所藏范寬谿山行旅圖等，那種北宋巨幛大幅的雄偉氣魄。

何況雲煙過眼錄裏早已告訴我們，李氏摹本之中的十志詩，每景都由不同的名士擔任。如果眞是李公麟的摹本，『滌煩磯』的題者應爲陳景元，『倒景臺』的題者應爲曹輔，而阿部所藏一卷，每景之前，只有景名，並無題詩。那就更可證明這個摹本，不是李公麟的手蹟了。原田謹次郎的說法，我們還有考慮的必要。

2. 林 彥 祥 本

林彥祥的摹本，係自李公麟的摹本再摹而成，因此可說是盧氏原作的間接摹本。李的摹本既在紹興九年以前，林的摹本則適在紹興九年之春；這是就小米的跋文而可知的。林本之筆意如何，諸家雖皆未言，但其最大遺憾則爲缺少十景中的『草堂』、『樾館』二景，按周密雲眼過眼錄卷下云：

盧鴻草堂十志圖，林彥祥臨伯時本。遺『草堂』、『樾館』，所存八景。

又周氏志雅堂雜鈔所述亦同，惟易『圖』字爲『詩』字，末加『必盧徵君所賦也』一

(註一)：見阿部孝次郎爽籟館欣賞第二輯，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京都。現聞已歸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館。

語而已。這個殘本，也卽林氏的摹本，是宋代的第二種摹本。在李公麟的摹本中，十景詩是由秦觀等十人各題一詩而完成的，林氏摹本也請『一時名士繼之』，茲就周氏雲，志二書所記，列其題者姓氏如次：

羃翠庭	如如野叟林師心書	洞元室	江湖散人陳是書
期仙磴	家居道士米友仁書	滌煩磯	湧泉治祭酒道士翟耆年書
雲錦淙	吟雲庵慈賢書	金碧潭	無所住淨曇書
倒景臺	經堂孫焱書	枕烟庭	隱岳道士石昭問書

米友仁在林氏摹本上的題語，在介紹李氏摹本時，已經引述過了。其中有『瑩中令輒俾余書先子所書一篇』之句，所謂先子，當然是指其父米芾，在李公麟的摹本中，米芾所書的是期仙磴一景，所以在林氏的摹本中，米友仁所書的仍是此景。還有一點，應講附述於此的是，林彥祥按照李本畫成新圖之後，『廼亦手書其首』，就是自己親題草堂一景。因爲李氏摹本是以草堂爲首，而且自己親題的。草堂與樾館二景雖已遺失，但是我們仍可知道林本的一切格式都與李本無異，惜今不知樾館題於何人而已。雲煙過眼錄內又有下引一跋：

> 盧鴻草堂十志，今所存者八，而遺其『草堂』、『樾館』二紙。據小米所云，林彥祥臨伯時畫而自書其首，則夫二紙者，亡之久矣。書手意趣，有神游八極氣，歌語亦清峭凌厲，如酌沆瀣而挹浮邱者，若使親接盧處士，風度應不減識元魯山也。余友毛復公，小築林塘，自拔流俗，娛親養志，丙峯先生日徜徉於其間，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篋笥所珍亦奇古，試矚斯卷，特似錚錚者耳。往輩標矩，藐不可見，概想刻舟之痕，以求干將、青萍之劍，將無爲癡鬼笑乎？紹定辛卯，復父官布帑且一歲矣。丙峯先生讀書之眼，登山之脚，尙如少時，八十六翁見其子髣髴有位於朝，但恐林慚澗愧，草堂勒移，預爲君慮。正月十六日，汝陽被褐公徐逸。

紹定是宋理宗年號，辛卯爲紹定四年(1231 A. D.)。徐逸作跋時正是在林彥祥於紹興九年，摹成此本以後的九十二年。不過徐逸只是題識者，不是收藏者，收藏林氏摹本的，是他文中所說的毛復公。可惜此後流傳如何，又無下聞。元夏文彥圖繪寶鑑卷四（據津逮秘書叢書本）對於林彥祥雖有簡單的介紹：

林彥祥，紹興間人。嘗臨盧鴻草堂圖，小米跋其後。

但未說至其著書時，究爲何人所有。所以我們只能知道林氏摹本，曾傳至元，以後就沒有再見有別的記載了。

3. 燕 文 貴 本

清祚既移，民國成立，然在民國十年以前，廢帝溥儀仍然住在北平故宮之中。並用各種變相手段，將宮中所藏歷代古物，大批盜賣，典當贖金。根據賞溥傑書畫目(註一)；在『十一月十三日賞溥傑』條下，我們發現曾有如下之記錄：

燕文貴倣盧鴻草堂圖　一卷　四十一號

由此可知燕氏亦曾摹有盧鴻草堂圖卷。這個卷子，我們可稱爲宋人摹本中最早的摹本。因據宋人劉道醇的聖朝名畫評二卷所記（據王氏畫苑叢書本）：

燕文貴，吳興人，隸軍中，善畫山水及人物。初師河東郝惠。太宗朝，駕舟來京師，多畫山水人物。

故燕氏實北宋初年的畫家。那麼他的草堂圖應該是根據盧鴻眞跡摹成的。其圖自民國十四年被盜出宮之後的流傳情形，固然無人能詳，但據藝壇最近的消息，此卷目前仍在神州大陸(註二)。惜不知其近況如何而已。

4. 其他宋人摹本

除了以上所述的四個作者可知的宋人摹本之外，還有幾個作者不明的摹本，彷彿也都畫於宋代。前引葉氏石林避暑錄卷一：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

慶曆是宋仁宗年號，卽自一〇四一年至一〇四八年。惜葉氏未註明究係何人所畫，畫於慶曆何年。這是作者不明的，草堂圖宋人摹本裏的第一種。

再按學海類編本之湯垕古今畫鑑唐畫條下亦云：

盧鴻一畫，傳世不多。余見數人摹其草堂圖，筆意位置，清氣襲人，眞蹟可知其妙也。

湯垕爲元人，其畫既未註明是元人所摹，想來必爲宋人摹本了。惟其書既謂見數

(註一)：見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二十三年八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北平出版。

(註二)：見陳仁濤故宮已佚書畫目校註，四十五年孟夏，統營公司在香港出版。

人摹本，可能葉夢得所說的慶曆摹本亦在其中，惜無更多史料，以確此說。假定湯垕所見到的，共有三本，則連葉氏所說的慶曆本在內，一共應有四個無名的摹本了。再查故博排印本明人詹景鳳東圖玄覽卷一又云：

> 盧鴻草堂圖一卷，絹畫，似北宋人，却又非李伯時。

故博現藏此卷，既爲紙本，可見詹氏所指必非此卷。另一方面，詹氏所見一卷，既述未有缺景，一定是十圖俱全的。那麼這一卷一定也不會是林彥祥所摹的，僅存八景的那個本子。燕文貴既爲北宋畫家，而詹氏所見又似北宋人的手蹟，也許詹氏所見，卽係燕氏摹本。不過沒有詳盡的材料供作更精密的考訂而已。除了燕本以外，東圖玄覽編裏所說的，也可能是那四個無名的摹本之一。詹景鳳的記載固然太少，而我們已得的材料也太簡單，這樣我們便無法瞭解這些無名摹本究竟是什麼人的作品了。

5. 謝 時 臣 本

以上四節皆係有關草堂十志圖的，宋人摹本記載的討論。現在要說到明人的摹本了。明人摹本中，最早的一本，大概是謝時臣的本子。其畫石渠寶笈續編五函二冊乾淸宮著錄。畫爲冊頁形式，共十幅，絹本，前書後畫，縱七寸五分，橫一寸五分。首有篆書『唐盧浩然隱居十志詞並畫』等十一字。末幅款署『嘉靖甲申歲，吳門謝時臣臨』。嘉靖爲世宗年號，甲申則當嘉靖五年(1526 A. D.)。這個時代和作者都已可知的謝氏冊頁，我們算爲明摹的第一本。謝氏還有一段題語，很重要，應該照錄的：

> 盧浩然隱居十志圖珍世久矣。予敬摹其眞本，請敎於毛都憲礪石公，蓋儗公於盧也。夫唐宗以諫議徵盧，不屈，作是圖以鳴志，且題詞焉。今公不居寵，歸隱吳門，礪石草堂，樹石池館諸勝，不下於嵩，而奪庸之功勇退節，豈因隱者可迨哉？矧公文華翰染，並高於盧，予因興起將繪礪石草堂之高趣，以配嵩，安知明識者不珍今而珍古耶？予辱公門下契久，敢贅於此，時嘉靖甲戌臘月，晚生謝時臣。

又按石渠寶笈編者按語云：

> 謹按是圖乃時臣寫贈毛伯溫者。稱爲都憲，且云『不居寵利，歸隱吳門』，蓋當伯溫自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以李福達獄，褫奪職歸起，發撫山西，而移順天皆不赴時也。

使我們知道謝摹冊本，是在嘉靖五年臘月，畫贈因李福達獄(註一)而被奪官的毛伯溫的。除了謝時臣的題記而外，圖冊中又有文嘉等人五跋，茲亦引錄於此：

> 匯門文伯仁在停雲館中觀謝時臣思忠所臨嵩山十志圖，既賞其墨妙，又復錄辭二紙，時歲在丙戌嘉靖五年秋八月哉生明越翌日。
>
> 米元章畫譜載長安富民以五千售五百軸，俱不開視，其中草堂圖一軸已值百千，然煙雲過眼錄又載李伯時所臨宋諸名公及米氏父子所書者，又止八景，而闕其『草堂』、『樾館』二篇，則知元章所見，已非全物。後有楊凝式、周必大題語，行筆布意，雖非浩然眞跡，然亦五代以前所畫也。余友袁與之以數十金得之，今思忠亦摹此，而請吳中善書者以寫諸作，固不及伯時所爲，而視元章所見，又加其二，則觀者必有所取矣。丙戌臘月堂後一日，文嘉書。

同書又錄陸治跋云：

> 草堂圖；予嘗觀於吳門袁氏，忽忽若有所得，至授筆臨楮則茫然矣。今見思忠所臨十紙，其筆墨蒼老，深得古人遺意，始知謝公之能過我也。丙戌冬日包山道人陸治識。

又錄王渙跋云：

> 右謝思忠臨盧浩然紙畫十紙，畫家以爲得其當時筆意。不知幾十年後，何人臨思忠筆也。丙戌冬末望日，呵凍書墨池，王渙。

由此可見謝時臣此本，係就袁與之所藏之盧鴻原本而摹成，摹後未加識題，嘉靖五年(1526A.D.)八月，文伯仁首題，其後陸治，文嘉，王渙相繼作題，至臘月末，謝氏方親作題。此後是否果卽贈給謝氏題語中所說的毛伯溫，現不可知。據石渠寶笈裏的記載，圖上鈐有『无咎』及僅存一半的『甘』字二印，未知是否卽係伯溫之印也。此圖以後的流傳經過如何不得而知，乾隆時代，入藏清宮，故圖上有乾隆帝之鑒藏字璽八方。

再查賞溥傑書畫目，於『十一月十四日賞溥傑』條下又記有：

> 謝時臣倣盧鴻十志圖　　一卷　　六十九號

之記載，可見謝氏所摹的盧鴻草堂圖，共有兩種，一種是冊頁本，一種是手卷

(註一)：按李獄事見明史卷一九八列傳八十六毛伯溫傳。

本。可惜這兩種摹本，我們現在都無法可以見到。

6. 董其昌摹本

除了謝、張二家摹本之外，明代的第三個摹本，是董其昌畫在宋元名蹟冊裏的一開，詳見清安儀周的墨緣彙觀錄卷三。後爲已故之收藏家龐萊臣所藏。據朱省齋的讀畫記所述（註一），此冊共十開，現在香港。第一開倣李公麟，第二開倣燕文貴，第三開倣王蒙，第四開倣倪瓚，第五開倣李成，第六開畫楊用修雨中遣懷曲意，第七畫香山詩意，第八畫杜陵詩意，第九倣趙大年，第十倣趙孟頫，第一開內又有題語如下：

> 盧鴻草堂圖李龍眠臨本，今在京口張修孫家。余數得寓目，因倣雲錦漈一幅於此，玄宰。

宋人和明人的摹本，完全都是卷的形式，董其昌在冊頁中單臨十景中之一段，這是很特別的。此開固不著年月，然第八開署辛酉，合爲明熹宗天啓元年（1621 A. D），第五、第七、第九、第十各開均署甲子，合當天啓四年，第四開款署癸亥，合當天啓三年。以此推之，第二開大概也是天啓元年至四年（1621～1624）的作品。至於張修孫所藏的草堂圖，便是鴻一的眞本，詳情已見李公麟摹本一節。

7. 張洽摹本

在故宮已佚書畫目的賞溥傑書畫目中，於『十月二十七日賞溥傑』條下又記着：

> 張洽臨盧鴻草堂圖　一卷　靜字六百二十六號

今按清文宗咸豐三年刊印之蔣寶齡墨林今話卷四曾有關於張洽之簡介一則如下：

> 張月川洽，號青翁古漁。與竹初同里。山水得其家篁村先生法，中歲曾游潘邸，名噪京師。好作層巒叠嶂，枯筆焦墨，得蒼渾沉鬱之致。……有自寫嵩山圖，爲平生最得意筆，懸之壁間。

所謂篁村，卽其父宗蒼。宗蒼既爲清高宗乾隆時的畫院畫家，而張洽之生年當在其後。惟據秦祖永桐陰論畫卷下所述，張洽的畫，『筆法秀逸，脫盡塵俗蹊徑』。蔣氏所謂嵩山圖，恐卽本文所說的草堂十志圖。此圖既爲其得意筆，所以要被盜出宮了。

8. 王原祁本

草堂十志圖的另外一種摹本，出自清人王原祁。今按通行本清人張庚清朝畫徵錄卷

（註一）：見朱氏省齋讀畫記第二二頁，無出版年月。香港大公書局出版。龐氏所藏，多見其虛齋名畫記一書，惜今未獲得見其書，不能詳悉此冊龐氏究有何種記述耳。

下於王氏生平有一簡介，茲錄如下：

>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太倉人。奉常公孫。康熙庚戌進士。由知縣擢給諫，改翰林，補春坊。天子嘉其畫，供奉清廷，鑒定古今名書畫，晉少司農，充書畫譜總裁，萬歲盛典總裁官，卒年七十。

康熙是清聖祖年號，庚戌爲康熙九年(1670 A. D.)。按王氏原祁本爲清初畫家，亦即繪畫史上習稱的四王之一。其摹本繪於何時，石渠寶笈未見言及，推之，應在十七世紀末葉。原藏清宮寧壽宮。茲錄石渠寶笈續編第十八函第一冊所述如下引：

> 宣紙本，十幅。縱九寸一分。橫稱之。借盧鴻一草堂十志圖之名，而潑墨設色錯出。運以諸家筆意。
>
> 第一款：『草堂爲盧高士安神養性之地，寫右丞山莊圖擬之。王原祁。』
>
> 第二款：『寫拙館，用黃鶴山樵丹臺春曉圖筆。麓臺。』
>
> 第三款：『暑翠庭，山深處也，靜似太古，倣北苑設色，方表其意，王原祁。』
>
> 第四款：『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倒景臺，倣大癡。麓臺。』
>
> 第五款：『山峯枕煙，用筆位置，惟氣與神，此妙米家及之。茂京。』
>
> 第六款：『地間心遠，山高水長，倣荆關遺意寫洞元室，茂京。』
>
> 第七款：『筆墨奔放，水石容與，此江貫道得力處，以寫滌煩磯，庶幾近之。石師道人。』
>
> 第八款：『淙名雲錦，可借桃花春水之意，兼倣趙大年、松雪筆。麓臺。』
>
> 第九款：『用梅道人關山秋霽圖法，寫期仙磴。王原祁。』
>
> 第十款：『松翠楓丹，光涵金碧，斯潭爲十幅勝地，兼用趙承旨、千里筆。王原祁。』

每幅分鈐印：王茂京、王原祁印、麓臺、陽倩、興與煙霽會、西廬老人諸印。

此冊雖然題名仍爲草堂十志圖，但各景多用盧鴻以後的各家筆法畫成，而且『潑墨設色錯出』，已大失浩然原作的本來面目了。同時在表畫出面之際所採取的形式，也是冊而非卷。謝時臣的摹本雖在形式上改爲冊頁，但是畫法仍宗浩然而使用水墨。然王原祁除在形式上與謝時臣一致外，更把水墨也改成設色，連最根本的畫法都取消了。可見時間愈晚，變化愈多，清代的摹本，已使盧氏原本的精神內容俱失，王原祁

的草堂十志圖，不過徒存原畫之名而已。

9. 惲 正 叔 本

清代的摹本，除了王原祁的冊本以外，在現知的紀錄之中，還有惲正叔的摹本一種。今據昭代叢書本張庚圖畫精意識一書，於『嵩山草堂圖』條下曾云：

> 盧鴻乙草嵩山草堂圖，見惲正叔摹本，乾筆瘦墨而膏潤無窮，已肇元人法矣。

申按惲生之南田先生家傳曾有下語：

> 翁名格，字正叔，一名壽平，別號南田，而南田筆墨之名特著。…工山水，咫幅千里，煙雲萬態，多倣黃鶴山樵。既與虞山王石谷交，石谷筆意極相似，翁顧而嬉曰：『兩賢不相下，公將以此擅天下名，爲何爲事此？』乃作花卉寫生；含苞怒放，殘英半墮，重跗疊瓣，渲染皴裂，多出意匠。

南田山水之作，雖然退讓石谷一步，然其遺作，亦復不少。而其甌香館集卷十一（據別下齋叢書本），亦曾記有下引數語：

>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渲染，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眞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此條不著年月，然同書此條之前兩條，却記着庚戌夏六月，與王翬同遊的事。惲格既卒於清聖祖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 A. D.），則此庚戌應爲康熙九年（1670 A. D.），而他看到這本十二幀的草堂圖的摹本，大概也在康熙九年，或者略後。可惜他沒告訴我們這本十二幀的摹本，出自何人。至於張庚所記的惲南田的摹本，是否卽係此一十二幀本的再摹本，抑係按照前述諸家摹本再摹而成，因爲惲氏甌香館集既未言及，而張庚之書亦無詳確之記載，所以惲氏此圖究於何時繪成，所畫是採用原圖的卷本形式，還是和董、王一樣的冊本形式，現在既沒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解釋，而十二幀摹本的摹者與由來，也向未見於著錄，這疑些問只好留待日後再來解決了。

10. 金 拱 北 摹 本

美人福開森所編中國繪畫一書(註一)，於唐代山水畫家之中，曾經述及盧鴻之名及其草堂十志圖。除於頁七十四並附有倒景臺，滌煩磯二景影本外，（申按此畫卽爽籟館欣賞第二輯所錄之宋人摹本，見本文圖版陸：1），並於七十五頁又云：『此十景常被臨摹，其最晚之摹本，則出自中國現代最著名之藝術家金拱北』。申按金氏拱北，

(註一)：見 John. C. Ferguson, "Chinese Painting", Chap. V, P. 75, PL. 1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27.

民國十五年歿於滬上，雖物故已久，然其族姪金勤伯教授今尚任教於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申草本文時，曾以此事過訪就教，惟據金氏見告：其先伯繪成此圖後極爲珍重，寶不示人。故亦不知其畫本何據。三十年來，不聞久矣。故在上述數種不同之摹本中，金氏之畫，係以何者爲準，而再重摹，誠不能知。特先誌此，以俟精鑒。

伍、草堂十志圖卷的順序

草堂十志圖的順序，也和圖上的十志詩一樣，在著錄這卷畫的十個本子裏，大多數是各不相同的。比較困難的是，十志詩的文句，各本雖亦互有出入，然而至少不失浩然原詩的風格與形式。而圖的順序則無論如何排列，十景終是十景。所以，因爲盧氏原畫的失傳，就很難讓我們確悉在鴻一原卷之中，究以何景在先，何景在後了。

在比較十志詩時所提到的十個本子，這一節仍然都要用到。不過附帶要先聲明兩點；第一，王原祁的摹本畫冊，雖經石渠寶笈著錄，但是圖冊中並未題以十志詩，所以在校勘詩文那一節裏，可不提王本，本節則不可略。惟以謝時臣本，亦經石渠寶笈著錄，所以本節除將謝、王二本分開而外，並於書名之下，各冠其姓，以示區別。第二，志雅堂雜鈔在徐逸的跋文之前，又有李泰的題識與詩(註一)，但因不註年月，故在圖的流傳一章之中，未加抄錄。其題語中十景之前後，又與他本所述不同，所以現亦按照二本石渠寶笈的方法，分別抄錄。

此外，在五朝小說大觀的卷二，輯有唐盧鴻的終南十志詩一卷。細核其詩雖與故博所藏盧氏原卷每景之前的題詩不一，而十景之先後順序亦稍有差異。然此二者當卽是一，不過前者誤以終南爲嵩山而已。這個錯誤固然不小，但仍不失其文獻上的價

(註一)：按雲眼過眼錄卷下首作『李參元居子曰，十志者』。志雅堂雜鈔則首作『元居十志者』。其文字亦互有異同。茲錄如下：

元居十志者草堂，以脩身蓄德之府也。樾館，以延賓閱禮之用也。元室，以談道彙妙之宗也。梨庭，以棲閑谷神之致也。期仙，以虛湛倣睨之適也。滌煩，以澡性潔已之謂也。錦淙，以沃志日新其德也。碧潭，以端形鑑清其色也。倒景，熙熙春臺以之樂也。枕烟，渺渺仙山之興也。十者，蓋天地之成數，志者，卽記述之總名，元居子道心惟微，幽賞亦異，可謂隱之奇絕，今昔所未聞，故脩書貽諸好事君子也。

甘泉建章空草萊，甲第紛紛誰復數，嵩岳徵君一草堂，却有畫圖傳萬古，巖巒奧勝帶烟霞，曠望幽盤何處取，徵茫短幅幾臨摹，便覺市朝如糞土。輞川別業王維畫，君陽山記希聲敍，胡將冰雪汙塵囂，規模雖勝非吾侶。

值。因爲此書固係晚出，原來一定也有所本。所以這個版本裡所記載的十志詩，這一節和下一節都要有所徵取。此一立意，或不致爲時賢所笑罷。

至於這十圖排列的先後順序，也和下章所核校的詩文一樣，係以畫卷所述爲準。按照本文第二章考證的結果，故博所藏此卷固非唐代盧鴻眞蹟，但卽以北宋時代李公麟的摹本而論，仍是時代最早，最與原畫相近的，一個相當的標準。茲據上述十本，按其時代先後，再將各家所記的草堂十景之順序，排成一表如下：

各本順序 / 畫卷順序 / 書名	(一) 草堂	(二) 倒景臺	(三) 樾館	(四) 枕煙庭	(五) 雲錦淙	(六) 期仙磴	(七) 滌煩磯	(八) 幂翠庭	(九) 洞元室	(十) 金碧潭
1. 雲煙過眼錄	無	幂翠庭	無	洞元室	期仙磴	滌煩磯	雲錦淙	金碧潭	倒景臺	枕烟庭
2. 志雅堂雜鈔(周)	無	幂翠庭	無	洞元室	期仙磴	滌煩磯	雲錦淙	金碧潭	倒景臺	枕烟庭
3. 志雅堂雜鈔(李)	草堂	樾館	洞元室	幂翠庭	期仙磴	滌煩磯	雲錦淙	金碧潭	倒景臺	枕烟庭
4. 石林避暑錄	草堂	挑煙館	幂翠庭							
5. 全唐詩	草堂	倒景臺	樾館	枕煙廷	雲錦淙	期仙磴	滌煩磯	幂翠庭	洞元室	金碧潭
6. 大觀錄	無	幂翠庭	無	洞元室	期仙磴	滌煩磯	雲錦淙	金碧潭	倒景臺	桃煙庭
7. 石渠寶笈(謝)	草堂	幂翠庭	雲錦淙	期仙磴	倒景臺	洞元室	樾館	枕烟庭	滌煩磯	金碧潭
8. 石渠寶笈(王)	草堂	樾館	幂翠庭	倒景臺	枕煙庭	洞元室	滌煩磯	雲錦淙	期仙磴	金碧潭
9. 河南通志	草堂	倒景臺	樾館	枕煙廷	雲錦淙	期仙磴	滌煩磯	幂翠庭	洞元室	金碧潭
10. 鐵網珊瑚	無	幂翠庭	無	洞玄室	期仙磴	滌煩磯	錦雲淙	金碧潭	倒景臺	桃烟庭
11. 眼福編	草堂	倒景臺	樾館	沈煙庭	雲錦淙	期仙磴	滌煩磯	幂翠庭	洞元室	金碧潭
12. 五朝小說大觀	草堂	樾館	幂翠庭	洞元室	倒景臺	桃烟廷	期仙磴	滌煩磯	雲錦淙	金碧潭
13. 爽籟館欣賞	草堂	樾館	幂翠庭	期僊磴	洞元室	滌煩磯	倒景臺	枕煙廷	雲錦淙	金碧潭

在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的結論，就是原圖的第一景，大概是草堂，在這十三種不同的記錄之中，除了有三種係無此景以外，其他各本概以草堂爲首景。其餘九景，只有雲煙過眼錄和志雅堂雜鈔的順序相同，推其原因，也不過是因爲這兩部書的作者同爲周密一人而已。此外，據家大人慕陵先生賜告，清宮原藏有明文徵明所書的草堂十志詩一冊，石渠寶笈三編第四函第二冊乾清宮著錄。原項子京家所藏。可惜此冊亦於溥儀出宮前流出民間，現在不知下落何在。如能得到文氏此冊，對於圖的順序和詩文的內容，必又可多一項可資比較的新資料了。

陸、草堂十志圖卷的題詩

我們既已知道草堂十志圖和在每景之前的題詩，並非盧鴻眞蹟，但是詩文的內容是否有所變動，也就很難確定。現就謬聞而言，錄有這十首詩的書籍，雖可找到下面十種不同的本子：

1. 志雅堂雜鈔(宋周密著，據得月簃叢書本，刋於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 下簡稱志本
2. 雲煙過眼錄(宋周密著，據十萬卷樓叢書本，刋於清德宗光緒五年光緒十三年，1887) 下簡稱雲本
3. 石林避暑錄(宋葉夢得著，著於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 下簡稱石本
4. 全唐詩(清曹寅校閱刋刻本刋於清聖祖康熙四十六年，1707) 下簡稱全本
5. 大觀錄(清吳升著，刋於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 下簡稱大本
6. 石渠寶笈(清張照等合編，刋於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 下簡稱笈本
7. 河南通志(清徐績等合編，刋於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1777) 下簡稱河本
8. 鐵網珊瑚(清趙琦善著，刋於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79) 下簡稱鐵本
9. 眼福編(清楊恩壽著，刋於清德宗光緒十一年，1885) 下簡稱眼本
10. 五朝小說大觀 (編者不詳，據掃葉山房叢書本，刋於民國十五年，1926) 下簡稱五本

不過故博所藏盧氏圖卷之詩與畫，既皆五代以後的摹本，因此，儘管上述九本之文句互見異同，但是究應以何者爲是，我們便很難找到一個可依據的可靠標準。這是很不幸的。現爲便於校勘起見，仍以故博所藏圖卷上的題詩爲主，再以其他各本，與之對校；相同的，不另註出，不同之處，則於次行一一註明。間附鄙見，評其孰是。

一、草　　堂

草堂者，蓋因自然之磎阜。

申按雲煙過眼錄、志雅堂雜鈔、大觀錄、鐵網珊瑚四本均無此詩。磎，全本、河本皆作『谿』。五本作『溪』。

當墉洫，資人力之締構，復加茅茨，將以避燥溼，成棟宇之用。

燥，笈本作『暑』。五本無『以』字。『構』、『復』、二字各作『架』、『後』。

昭簡易，叶乾坤之德道，可容膝休閑，谷神同道，此其所貴也。

笈本無『同道』二字。五本無『之徵道』三字。又『同』作『全』。

及靡者居之，則妄爲翦飾，矢天理矣。

翦、矢、全本、河本、笈本悉作『剪』、『失』。

詞曰：

詞，大本、鐵本、五本作『歌』。以下九詩同此。

山爲宅兮草爲堂，芝蘭兮藥房，羅靡蕪兮拍薜荔，荃壁兮蘭砌。

一、三兩句，五本均無兮字。又『芝』作『荃』，非是。第三句『羅』、『拍』二字，笈本作『夢』、『披』。末句笈本作『荃薜荔兮芝蘭砌』。

蘼蕪薜荔兮成草堂，陰陰邃邃兮馥馥香，中有人兮信宜長，讀金書兮飲玉漿。

五本四兮字俱無，且缺第二句。當是傳鈔遺落。末句金字，笈本作『經』字。

童顏幽操兮長不易。

五本無兮字。末三字笈本獨作『厖眉長』。

二、倒　景　臺

倒景臺者，蓋太室南麓，

太室，大本作『太靈』、笈本作『大顛』、鐵本作『太虛』。

天門右崖，傑峯如臺，氣凌倒景，

右崖，志本、大本、五本作『右厓』、鐵本作『岩崖』。峯，笈本作『封』。

登路有三處可憩，或曰三休臺，

有三處，鐵本作『有室處』。五本前四字同，下作『皆可少憩』。休，鐵本作『伏』。

可以邀馭風之客，

邀，志本、大本、鐵本、五本悉作『會』。馭，笈本作『御』。按下句復有會字，則此句或仍以『邀』字爲是。『馭風』，雲本作『御鳳』。

會絕塵之子，

會，志本、大本作『皈』、鐵本作『歸』。五本作邀。此字或可與上句『邀』字互易。絕，鐵本作『歸』。按連用二歸字，音義皆覺不穩。係誤。

超逸眞，盪遐襟，此其所絕也。

眞，志本、大本、鐵本、雲本皆作『輿』。盪，志本、大本皆作『湯』，鐵本於眞字前多一『退』字。五本則獨作『超越眞神蕩滌塵襟』。並於絕字下多一『勝』字。

及世人登焉，則魂散神越，目極心傷矣。詞曰：

焉，鐵本作『之』。次句笈本作『目搖心蕩矣。』

天門豁兮仙臺聳，

志本、大本、鐵本悉無兮字。又仙，悉作『靈』。五本則但無兮字。

傑屹崒兮零頲湧，

傑，大本無之。崒，鐵本作『峰』。零，大本、河本、鐵本、五本悉作『雲』。頲，大本、鐵本皆作『傾』。湧，鐵本作『滂』。笈本末三字作『浩氣湧』。

窮三休兮曠一觀，

休，鐵本作『伏』。五本作『沐』，恐非。又無其後兮字。觀，大本、河本皆作『睹』。

忽若登崑崙兮中期汗漫，

中字，志本、雲本、大本、鐵本均無之。五本作『終』。崑崙，志本作『昆侖』。

仙聳天開兮倒景臺，

仙，鐵本作『山』。天開，雲本、大本、河本、鐵本皆作『天關』、志本作『天閣』，五本作『雲間』，末二本又無兮字。

鯊顥氣兮軼曇埃，

鯊，志本、雲本、大本、河本均作『凌』，五本作『舒』，諸本悉無兮字。鐵本作『淩』。顥，鐵本作『灝』。原句鯊字無解，故或以凌字爲是。

皎皎之子兮自獨立，

自，大本、鐵本皆作『曰』。或仍以自字爲是。

雲可朋兮靃可吸，

朋，鐵本作『服』。靃，志本、河本、鐵本均作『霞』。吸，笈本作『摘』。無解。五本無兮字。

曾何榮辱之所及。

所，志本、大本、笈本、鐵本、五本均作『可』。

三、樝　館

樝館者，蓋卽林取材，其巔柘，架茅茨，居不期逸，爲不至勞。清淡娛賓，斯爲尙矣。及盪者鄙其隘閒，苟事宏湎，乖其賓矣。詞曰：

雲本、志本、大本、鐵本無樝館詩。三、四兩句，五本作『基巔柘架，以加茅茨』。宏、笈本作『沉』、賓，五本、笈本並作『實』。非是。

紫巖隈兮青磎側，雲松煙蔦兮千古色，芳蘿蘼兮蔭蒙籠，

巖、蔭，五本作『嵓』、『陰』，又一、三兩句皆無兮字。蘿，笈本作『蘿』。

籠，全本、河本並作『龍』(下同)。

幽人構館兮在其中，蘿蘼蒙籠兮開牖館，臥風霄兮坐赭旦，

構，五本作『架』次句蘿、籠異同如上述。末句赭字，全本作『赧』、河本作『赧』、五本作『霞』。又第二句在第三句後，開作依，並無兮字。

粵有賓兮時戾止，樵蘇不爨兮清談已，永歲終朝兮常如此。

二三兩句五本均無兮字，『清談』下且多『而』字。

四、枕　煙　廷

枕煙廷者，

大本、笈本、鐵本、五本悉作『桃烟庭』。雲本、志本僅首字與原題同，餘二字與大本同。

蓋特峰秀起，意若枕煙，秘廷凝虛，

虛，大本、鐵本並作『靈』。枕、煙、廷、三字，異同悉如上述，下同。五本無末二字。則句不可讀矣。豈傳寫脫落耶！

窅若仙會，

窅，大本作『窈』、志本、鐵本作『窈』。

卽楊雄所謂爰靜神遊之廷是也。

楊，志本、笈本作『揚』，是也。按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漢書卷八十七列傳五十七有傳。著有法言十三卷，又文選有其甘泉（見卷七）、羽獵（卷八）、長楊（卷九）等三賦。（據四部叢刊六臣註本）。此作楊，實誤。

神遊，全本、鐵本作『游神』。志本、河本作『神游』。雲本作『遊神』。

爰靜二字下，大本多『爰淨』二字。雲本則但作『爰淨』，而無『爰靜』。二字上，五本多『爰清』二字。

可以超絕紛世，

超，鐵本無之。紛世，志本、五本作『世紛』。雲本作『超凡絕世』。

永絕潔精神矣。

雲本無絕、矣二字。大本、鐵本無潔、矣二字。笈本無潔字。志本、五本

無絕字。

及機士登焉，則寥閒懼恍，

懼恍，大本作『悄慌』、鐵本作『懼恕』、雲本作『懼慌』、志本、五本作『懼怳』。

愁懷情累矣。詞曰：

首句前四字大本作『愁懷情累』、鐵本作『恕懷清心』。五本作『裴懷情累』，無解。臨泱漭兮背青熒，

臨，志本作『聽』。泱、背，大本、鐵本並作『決』、『皆』。五本但『泱』與大本同。

吐雲烟兮合宵冥，

後三字大本作『含冥』，並少宵字。然合上下文以並讀，對仗難工，當是脫字。志本，鐵本並作『含窈冥』。

怳欻翕兮沓幽靈，

怳，笈本作『恍』。大本、鐵本、雲本、志本皆無兮字。後者沓作『杳』。誤。

意縹渺兮羣仙會，

渺，雲本、大本、全本、鐵本均作『緲』，且無兮字。

宵冥仙會兮枕煙廷，

宵，大本作『窈』、雲本、鐵本作『窈』。志本無兮字。

竦魂形兮凝視聽，

雲本、大本、鐵本、五本均無兮字。魂，鐵本作『怳』。五本末四字作『凝視聽聞』。

聞夫至誠必感兮祈此巔，

必，大本作『心』。祈，笈本作『期』。雲本祈、期並存。鐵本全句作『開大志，誠心誠』。

絜顥氣，養丹田，

絜，顥，雲本、志本各作『契』、『灝』。後者且於氣字下多一兮字。大本無絜字。此字笈本作『飡』。五本作『潔』。鐵本全句作『靈氣養心田』。

終仿像兮覲靈僊。

仿，僊，全本、河本、志本並作『彷』、『仙』。像，志本獨作『彿』。『仿像』，笈本作『恍預』。觀靈僊，大本作『靚云仙』、鐵本作『覩雲仙』，雲本、志本、笈本作『觀靈仙』。五本作『覿羣仙』。

五、雲　錦　嶵

雲錦嶵者，蓋激溜衝攢，

嶵、諸本皆作『淙』。五本獨作『嶵』。次句衝攢二字，雲本、志本、五本作『攢衝』，大本作『攢行』、鐵本作『攢衡』。

傾石叢倚，鳴湍疊濯，噴若雷風。

傾，大本、鐵本並作『碩』。鳴，志本作『鴻』。倚，鐵本作『猗』。濯，志本作『躍』，雲本、大本、鐵本並作『浪』。雷風，上述三本及志本、五本皆作『風雷』。

詭輝分麗，煥若雲錦，

詭，五本作『晷』，無解。輝、若，志本作『暉』、『如』。雲本則但若字作『如』。首句四字，鐵本作『舒輝含麗』。

可以瑩發靈矚，幽玩忘歸，

大本、五本無『以』字。又後者發字作『徹』。大本矚字作『睚』。玩，全本作『翫』。

及匪士觀之，則返曰：寒泉傷玉趾矣。詞曰：

匪，雲本、大本、鐵本均作『世』。志本亦作世，然無士字。返，志本，大本、全本、河本悉作『反』。鐵本作『又』。趾，大本作『吐』。

水攢衝兮石叢聳，

攢衝，大本作『攢行』、鐵本作『攢衝』。又與五本並缺兮字。

煥雲錦兮噴洶湧，

大本、鐵本、志本皆於煥字下多一『若』字。洶，雲本作『汹』。

苔駮犖兮草寅緣，

駮，犖，大本、鐵本並作『駁』，『薰』，且缺兮字。五本駮作『駁』。寅，全本、河本、雲本、五本、志本、笈本並作『夤』。鐵本作『廣』。緣，全本、鐵本並作『綠』。

芳冪冪兮瀨濺濺，

瀨，志本作『水』。濺濺，大本、鐵本並作『淺淺』。

水石攢叢兮雲錦崇，

雲本、全本、河本、志本缺『水』字。五本、鐵本缺『兮』字。崇，異別同上述。

波連珠兮文沓絳，

大本無兮字。沓，雲本、志本並作『杳』。申按杳字無解，當係傳抄致訛。絳，志本、雲本、大本作『峯』，鐵本作『峰』。五本全句作『波跳珠，泉結流』。

有絜冥者媚此幽，

絜，雲本、大本、鐵本、五本絜並作『潔』。

漱靈液兮樂天休，

大本、河本、志本五本並無兮字。漱、大本作『瀨』。液，雲本、鐵本作『藥』，志本作『泉』。

實獲我心兮夫何求！

五本、鐵本、大本，志本皆無兮字。夫，雲本作『復』。後者全句爲『實獲失何求』。想亦有脫文。

六、期　仙　磴

期仙磴者，蓋卷磴穹窿，迴接雲路，

笈本無接字，當是遺落。五本句尾並連下句『靈仙』二字於此。迴，大本、鐵本並作『回』。均非是。

靈仙髣髴，若可期及，

雲本、大本、鐵本皆於若字上多一『想』字。五本全句作『彷彿可期』。髣髴，此二本及志本並作『彷彿』。

儒者毀所不見，則黜之，

五本除將上句『及』字，置本句首，又以下句『矣』字置本句末外，並缺下句前六字，想係傳鈔遺落。黜，雲本作『斥』，鐵本作作『點』。

蓋疑氷之談信矣，詞曰：

大本於氷後無『之』字。疑，大本、鐵本皆作『凝』。

霏微陰壑兮氣騰虹，

大本無兮字。鐵本全句爲『微雲壑，上飛騰』。

迤邐危磴兮上凌空，

危，大本、鐵本、志本皆作『懸』，並無『兮』字。凌，前者作『清』，後者作『青』。五本於本句後，獨多『咫尺雲路期仙磴，虛可憑，道可證』等三句。

青霞抄兮紫雲垂，

青霞，大本作『青赮』，鐵本作『雲赮』。抄，全本、河本、志本、笈本、五本、雲本並作『杪』。垂，鐵本作『乘』。雲，五本作『烟』。

鸞歌鳳舞兮吹參差，鸞歌鳳舞兮期仙磴，

大本、鐵本、志本皆無次句前五字。讀之失調，想亦誤失。五本前句無兮字，並缺後句八字。

鴻駕迎兮瑤華贈，

大本、鐵本皆無『兮』字。駕，雲本、大本並作『雁』，後鐵本作『厓』。華，鐵本作『草』。五本全句作『迎鴻駕，揖瑤軒』。

山中人兮好神仙，

大本、鐵本、志本、五本無兮字。

想像聞此兮欲升烟，

大本、鐵本、志本皆無兮字。升字並作『飛』字。五本『聞』作『於』，亦無兮字。

鑄月煉液兮竚還年。

還，笈本作『延』，大本、鐵本皆無兮字。前者全句作『鑄日液，竚頹年』。後者作『鍊日液，還頹年』。志本作『鑄玉液，還頹年』。竚，雲本減筆作『竝』。五本作『佇』，又『月』字作『丹』。

七、滌　煩　磯

滌煩磯者，蓋穹谷峻崖，

穹，志本、雲本、全本、大本、鐵本、河本俱作『窮』。『峻崖』，鐵本作『出崖』。志本作『巖厓』。雲本、五本作『峻厓』。

發地盤石，

大本、鐵本、志本皆無『發地』二字。非是。

飛流攢激，

鐵本無『流』字，攢作『積』。皆由傳抄致誤。五本『攢』作『噴』。

積漱成渠，澡性滌煩，

積，大本、鐵本並作『清』。後者又無『成』字。漱，五本作『散』。

迺有幽致，

迺，大本、鐵本、志本並作『實』。有，志本作『爲』。申按迺字恐爲盧鴻原詩所用字也。

可爲智者說，難爲俗人言。詞曰：

全本、河本、大本皆同。鐵本無『說』字。『爲』字，鐵本、五本、志本皆作『與』。

靈磯盤礴兮溜奔錯，漱冷風兮鎭幽壑，

後句大本，鐵本皆無兮字。幽，笈本作『冥』。溜奔錯，雲本作『奔溜錯』，大本、鐵本並作『奔溜磔錯』。志本作『奔溜參錯』。五本作『噴滔碏』，又『礴』、『冷』二字作『薄』、『靈』。幽，志本、雲本並作『冥』。

研苔滋兮泉珠潔，

珠，大本作『沫』，鐵本作『味』。二本及志本、五本並無『兮』字。雲本於此句之下獨多『冷風兮鎖冥壑』一句。原必有所本，係未明其何據耳。

一飲一憩兮氣想滅，

氣，大本、鐵本、志本、雲本並作『氛』。二本皆無『兮』字。五本全句作『一憩一飲塵鞅滅』。

磷漣清淬兮滌煩磯，

大本、鐵本無兮字。五本前四字增爲『磷磷瀉漣漪』等五字。

靈仙境兮仙智歸，

靈，笈本作『虛』。雲本作『是』。

中有琴兮徽以玉，

玉，大本作『王』。志本、五本無兮字。

峨峨湯湯兮彈此曲，

五本、大本、鐵本、志本無兮字。『此曲』，笈本作『妙曲』。

寄聲知音兮同所欲。

雲本、大本、鐵本、志本、五本均無兮字。

八、霧　翠　庭

霧翠庭者，蓋崖巘積陰，

崖，大本、鐵本皆作『厓』。霧，志本作『霧』(以下此字皆同)。五本作『峰』。

林蘿沓翠，其上緜霧，其下深湛，

蘿，鐵本作『蘆』。緜，大本作『綿』，鐵本作『錦』。非是。

可以王神，可以冥道矣。

王，雲本、鐵本並作『谷』。冥，鐵本作『凝』。

及喧者遊之，則酣謔永日，

遊，大本、鐵本作『游』。笈本作『居』。

汩清薄厚。詞曰：

汩，志本作『泊』。鐵本全句作『陰晴薄原』。五本全句作『汩其清而薄其垢矣』。

青崖陰兮月磵曲，

五本、大本、鐵本、志本無兮字。青，笈本作『清』。崖，志本、雲本、五本並作『厓』。又後者『月』作『丹』。

重幽疊邃兮隱淪躅，

大本、鐵本、志本、五本均無兮字。

草拊緜霧兮翠蒙籠，

拊，四本均作樹。笈本作『柎』，五本作『跗』。緜霧，雲本、大本、鐵本、雲本、志本皆作『綿密』，且皆無兮字。籠，志本、全本、笈本、河

本作『龍』，鐵本作『龍』。

出其無兮庭在中，

大本、鐵本、志本皆無兮字。庭，並作『亭』。五本全句作『當其無，在庭中』。

當其有用兮霑翠庭，

大本、鐵本均缺兮字。志本、雲本均無用字。五本用，兮二字並缺。

神可谷兮道可冥，

谷，冥，鐵本作『合』，『凝』。志本、五本無兮字。

有幽人兮張素琴，

兮，大本作『泣』。志本無張字，此字大本、鐵本、志本並作『彈』。前四字鐵本作『幽冥有人』。五本作『幽有人兮』。

皇徽兮綠水陰，

皇，大本、鐵本、志本、雲本、笈本、五本並作『白玉』。『陰』，志本、雲本、大本、鐵本、笈本並作『音』，綠，笈本作『流』。末三字五本易爲『高山流水之清齊』。

德之悟兮澹多心。

德，兮二字，大本、鐵本、志本、雲本並作『聽』，『悟』。多，雲本、志本並作『忘』。五本全句作『聽之悟澹冥是心』。

九、洞　元　室

洞元室者，蓋因巖作室，

元，巖，大本、鐵本作『玄』，『岩』。志本作『嵓』。五本作『嵒』。

卽理談玄，室返自然，

玄，笈本、五本作『元』。上句雲本、志本並作『析理談元』。下句返字，雲本、大本作『反』，鐵本作『乃』。五本作『成』。

元斯洞矣，

志本無『元』字。大本無『洞』字。鐵本全句作『儼如洞天』。

及邪者居之，則假容竊次，

上句諸本皆同。下句鐵本作『假寐閑吟』，大本作『假容竊吟』。笈本作『假容窃吹』。

妄作虛誕，竟以盜言。詞曰：

竟，大本、鐵本悉作『境』。言，志本、雲本、大本、鐵本悉作『名』。後二本並缺『誕』字。志本缺『竟』字。次句五本作『竟生異言』。似晚出。

嵐氣肅兮嵓翠冥，

嵓，雲本、全本、河本、志本均作『巖』，五本作『嵒』，大本、鐵本作『岩』。冥，後二本悉作『杳』。

室陰虛兮戶芳迎，

室，迎，雲本、全本、河本均作『空』，『迎』。後三字，雲本作『戶芸迎』。大本、鐵本作『戶若迎』，志本作『戶苔匝』，並缺『兮』字。五本全句作『室陰虛兮矣芳迎』，當是傳鈔時，脫落顚倒原句，而使然也。

披蕙帳兮促蘿筵，

大本、鐵本、志本、五本無兮字。

談空空兮覈元元，

空，元，大本、鐵本作『陰』，『玄』。

蕙帳蘿筵兮洞元室，

大本、鐵本、志本、五本無兮字，前二本元字作『玄』。

秘而幽兮眞可吉，

大本、鐵本、志本、五本無兮字，後三字，雲本及前述四本悉作『貞且吉』。五本作『直且吉』。

返自然兮道可冥，

大本、鐵本兩本全句作『道可廣，神可冥』。志本與鐵本同，但神作『人』。

澤妙思兮草玄經，結幽門兮在黃庭。

澤字，大本、鐵本、志本作『繹』。妙，在二字，上述三本作『秘』，『存』。妙，雲本作『玅』。門字前二本並作『冥』字。玄，笈本、河本、五本作『元』。首句前三字五本作『妙思洞』。

十、金　碧　潭

金碧潭者，蓋水潔石鮮，

石，大本、鐵本作『若』。

光涵金碧，菡萏林蔦，

下句菡字，雲本作『岩』，全本、河本、志本作『巖』，五本作『嵓』。大本、鐵本全句作『岩花林鶯』。笈本全句作『巖萏林夢』。

有助芳陰，鑒洞虛。道斯勝兮。

助，五本作『映』。下句全本、河本於『鑒』下多一『空』字。大本、鐵本、志本於虛字上多一『靈』字。雲本靈字則在虛字下。五本虛字後有『徹』字。

而世生纏乎利害，則未暇遊之。詞曰：

生，大本、鐵本、志本並作『世』，生世二字，雲本作『世士』。遊，前二本作『存』，後二本作『游』。五本首句之末有『者』字。又次句『遊』字作『存』。

水碧色兮石金光，

大本、鐵本、志本、五本無『兮』字。笈本無『石』字。

灩熠熠兮潨湟湟，

潨，鐵本作『淡』。志本作『瑩』。湟，雲本、志本並作『煌』。

泉萏映兮煙蔦臨，

此句大本作『泉花映，烟蔦臨』，鐵本作『衆花暎，羣鶯臨』。志本作『泉花映，柳陰臨』。並無兮字。五本、雲本『煙』字均作『烟』。前者且無兮字。

紅灼灼兮翠陰陰，

全本、河本無兮字。灼灼，大本、鐵本、志本作『的的』。本句及下句，五本均缺，然多『嵓霏林翠積芳陰』七字。

翠相鮮兮金碧潭，

大本、河本、志本無兮字，此三本及雲本於翠字上皆多一『紅』字。

霜月洞兮煙景涵，

全本、大本、鐵本、志本、五本悉無兮字。月，雲本、全本、河本作『天』。洞，大本作『動』。煙，涵，鐵本作『烟』，『含』。五本煙字同鐵本。

有幽人兮好冥絕。

雲本、志本存。五本作『幽有人兮』。他本無之。

炳其煥兮凝其潔，

五本、大本無兮字。鐵本全句作『炳其炳，潔其潔』。志本作『炳其輝，凝其潔』。

悠悠千古兮長不滅。

長，大本、鐵本、志本、五本作『終』。且無兮字。

結　　語

討論到這裏，想要說的大致已經說完了。我想再把上述那六個小題目裏的結論，一齊綜合如下：

第一，關於草堂十志圖卷的眞僞問題，我認爲故宮現藏的這一卷，並不是盧鴻的眞蹟，理由是：

（1）就畫法言，有皴皺，少勾勒，既非唐人法度，且與宋畫相近。

（2）就質地言，所用爲紙，與其他以絹爲質地的唐畫不同。或卽五代南唐時所造的澄心堂紙。故與現存其他唐畫紙質不類。

（3）就避諱言，作者爲玄宗時人，不避太宗、睿宗、玄宗諸帝諱。於理不合。

（4）就題字言：盧鴻身在顏、柳之前，卷中題詩則與此二家字跡全同。故顏、柳二體題詩已可反證此圖係僞。其後雖有楊凝式跋，然此跋又與楊氏現傳其他二帖之字蹟不同，可見楊跋本身的眞僞如何，也還不無疑問。因此，以楊跋證明原畫必眞的說法，可以說是不足信的。

因此，我認爲故宮所藏號稱盧鴻的眞本，可能就是李公麟的摹本，而李公麟的摹本，可能是時代更後的作品。因爲盧鴻此畫所用既爲澄心堂紙，而其畫法又與李氏山莊圖全同，所以這畫雖非盧氏眞蹟，但其爲五代至北宋之間的摹本，則大致無甚可疑。

第二，關於草堂十志圖的流傳經過，已見本文第三章所附流傳表，此不再贅。

第三，關於草堂十志圖的摹本，除故博此卷應爲李氏所摹外，其他各家摹本，現據譾聞，計有下列十種：

(1) 北宋李公麟摹本，卷本，十景（卽阿部所原藏者）。摹於十一世紀。

(2) 北宋燕文貴摹本，卷本，十景。摹於宋太宗朝內，卽十世紀末年。

(3) 北宋林彥祥摹本，卷本，八景。摹於宋高宗紹興九年(1139 A. D.)。

(4) 其他無款宋摹本，三卷，一見石林避暑錄，爲宋仁宗慶曆中（1041—1048A.D.)摹本一見古今畫鑑，一見東圖玄覽編。均十景。水墨。

(5) 謝時臣摹本，卷本，十景。水墨。摹於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 A. D.)。又摹冊本一種，詳情不明。

(6) 董其昌摹本，冊本，一景。水墨。大約摹於明熹宗天啓元年至四年（1621—1624 A. D.）之間。

(7) 張洽摹本，卷本，景數未詳(想係十景)。

(8) 王原祁摹本，冊本，十景。設色。大約摹於十七世紀末葉。

(9) 惲正叔摹本，形式爲卷爲冊不詳。可能摹於淸聖祖康熙九年（1670 A. D.）左右。

(10) 金拱北摹本，形式爲卷爲冊不詳。爲民國以來之摹本，摹於民國十五年（1926 A. D）以前，時代最晚。

第四，關於草堂十志圖的順序，已見第五章所列各本順序比較表。茲略。

第五，關於草堂十志圖的題詩詳細校勘，已見末章。現就本文所用十種版本而論，似以五朝小說大觀一本所錄者，最差。鐵網珊瑚一本次之。

本文所輯資料，遠在二年之前。近日始得排比衆說，草草寫成。脫稿後，蒙勞貞一先生審閱一過，指正多處。其中若干資料均由家大人慕陵先生賜給，尤不敢忘。謹書文末以誌衷心之感。四十七年七月一日莊申謹誌，時距金門戰地歸來，方四月也。

唐盧鴻草堂十志圖卷考後記

此稿送印之後，又看到馬叔平先生的關於鑒別書畫的問題一文(註一)，其中有一段說（四七八——四七九頁)：

盧鴻草堂十志卷書畫都精，是向來有名的巨蹟。然而按周密志雅堂雜鈔云：

(註一)：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本集頁四七一至四八三，二十六年一月，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

『原蹟久已殘缺，只餘九段。』而故宮現藏者却首尾完具，筆墨一律，也絕無補全的痕跡。當然是發生問題了。況且盧鴻開元時人，而圖中一幅題字倣柳公權，時代也發生問題。按孫退谷跋李伯時九歌圖云：『龍眠收藏法書極多，留心書學。』此卷歷倣虞、褚、歐、柳諸家書法精妙，畫亦淳古，有人疑心是李伯時臨本，然而未得證據。後來在墨緣彙觀上見所著錄董文敏山水高冊云：『第一幅雲錦淙水墨山水，右行小行書題云：「盧鴻草堂圖李龍眠臨本，今在京口張秋羽家，余數得寓目，因倣雲錦淙一幅於此。」』那末董文敏是見過李伯時臨本的草堂十志了。京口張秋羽是誰呢？按丹徒縣志：『張覲宸，字仲欽，別號修羽，補太學，才不究用，惟以書史古物自怡。構閣城堮中，署曰培鳳閣，與董玄宰、陳遁公二先生爲莫逆交。三山皆有別業，風日晴好，携尊往遊，瀟瀟有晉人風。精鑑賞，所藏法書名畫甚多，與嘉興項氏天籟閣相埒，識者以爲項氏尚有贋物，張氏絕無云。』張修羽同董文敏爲莫逆交，有同樣的嗜好，他的收藏，董文敏當然都見過，草堂十志是其中之一，所謂『京口張秋羽』恐怕就是張修羽，當時京口大收藏家，不會另有一個張秋羽了。而現在卷中正有張覲宸同他兒子張孝思的圖章，那末這一件東西，就是李公麟的臨本，還有什麼問題？又墨緣彙觀著錄李公麟醉僧圖，安麓村自題云：『余見白描畫卷不下十數，皆以龍眠呼之，惟高詹事所藏盧鴻草堂十志圖、瀟湘圖卷，與耿都尉家三馬圖，皆無疑義。』可見他們也都知道此卷是李伯時臨本，不過簽子上仍題舊稱。乾隆皇帝當然也不加深考，至今仍以盧鴻呼之。倘是盧鴻固然是神品了，是李伯時又何嘗不是神品？

叔平先生先用丹徒縣志裏的記載，證明張秋羽就是張修羽，然後再證明故宮所藏，蓋有張氏父子圖章的這個盧鴻的卷子，就是董其昌曾經倣作雲錦淙圖的李公麟的摹本，層次分明，關係緊密，這樣的證據眞是十分合理，十分科學。叔平先生此文雖非專論盧鴻畫卷，然他所揭出故宮所藏一卷『就是李公麟的臨本』之說，實與鄙見，完全相同。既然我所堅持盧鴻此卷本係李公麟之摹本的說法，在現代學人之中，是可得到博雅如叔平先生的論說，來作爲鄙見有力的支持。可見我的看法，並沒有錯誤，這是我在讀過叔平先生文章之後，最高興的一件事。

此外，我在討論盧鴻此卷眞僞時，曾經在字體問題中，用滌煩磯一景之前的柳體字，來證明此卷必非出自盧手。這一點，叔平先生也注意到了。這些意見，雖是不謀而合（因爲叔平先生作此文時，作者年方五歲），事實上這些相同的看法與證據，只

是說出我自己讀畫心得時的一次巧合，爲恐遭受掠美之嫌，特別聲明如上。

此外，本文在證明故博所藏盧氏此圖恐非唐代眞蹟的時候，曾經用避諱學作爲立論之一證。頃由家大人慕陵先生見示故宮博物院抗日戰前所影印的，該院藏品之一的唐人陸柬之所寫的文賦一種。其中有與本文有關避諱的之處甚多，茲錄如下：

一、『世』諱作『廿』：按文選卷十七晉陸機文賦有『詠世德之俊烈』，及『收百世之闕文，』等兩句（據四部叢刋六臣註本），陸氏本寫中，世皆作廿。

二、『民』諱作『氏』：文賦有『誦先民之清紛』一句，陸氏寫本民則作氏。

三、『淵』諱作『シ』：文賦有『浮天淵之瀝液』及『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等兩句，陸氏寫本中，淵皆作『シ』。

按陸柬之既貞觀時人，故淵字避高祖諱，世民避太宗諱，唐初既已臨文行諱，則盧鴻生在開元時代，豈能不避太宗（世民），高宗（旦），玄宗（隆基）諸廟諱？所以陸氏的文賦寫本，也是可以否定十志圖題詩臨文不諱的，一件極重要的原始史料。雖然叔平先生的那篇短文，並沒有注意到避諱學方面的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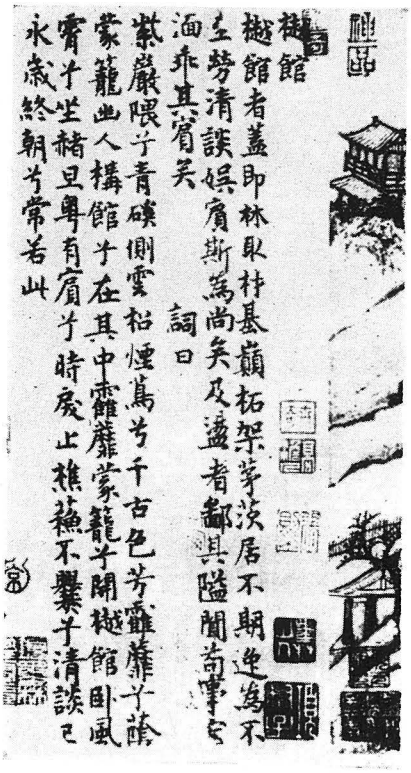
校稿中，頃自蘇東坡全集續集卷二，發現這樣的一首詩，詩題是：『題盧鴻學士圖』，詩文云（據陶齋尙書仿印宋本）：

昔爲太室花，盧岩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蠶生足。
經歸不復往，巾壑空在目，安知有千老，舒卷不盈軸！
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須錄？
百年入篋笥，犬馬同一束，嗟予縛世累，歸未有茆屋。
千千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尙欲逃世名，豈須上圖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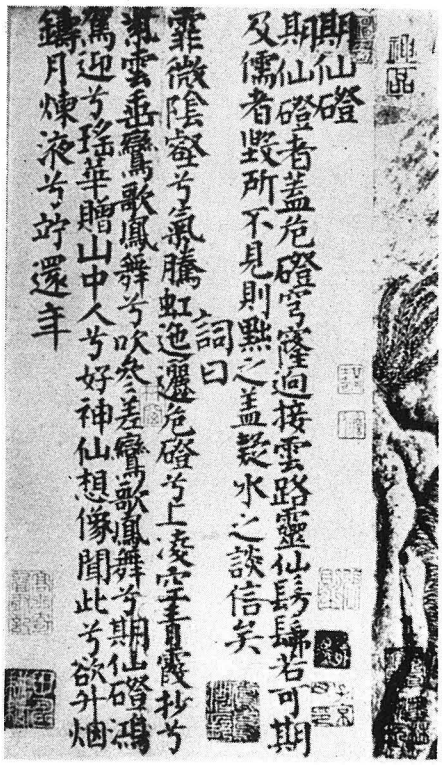
東坡所謂盧鴻的學士圖，向不見於著錄，不過就其所詠內容看來，似乎所題的就是本文所討論的這卷草堂十志圖。因爲坡翁起首便說：『昔爲太室花，盧岩在東麓』，而草堂十志圖的『倒景臺』題詩中，開頭也有『倒景臺者，蓋太室南麓』之語，雖盧謂南麓，蘇謂東麓，所述不同，然東坡所詠，意或本此。惜不知其所見之圖，是否果爲眞本，以及當時收藏者爲何人，故雖見此詩，猶不能爲本文的叁、肆兩章另有所補。

叔平先生是我的太老師，卅七年我在南京還曾見過他。那時我不過剛入初中，絕沒想到十年之後，竟會醉心於中國畫史之探討，而且還讀到他的文章。最可痛惜的是本文草稿雖方完成，而叔平先生已於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病逝北平了(註一)。特於本文之末，附致後學深切的悲慟。四十八年七月十五日，莊申誌於南港。

(註一)：此係友人楊君寬先生自某處查得，並承見告，致誌於此。



圖版壹：1
1. 盧鴻草堂十志圖「樾館」之題詩。
2.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
3. 本幅採自「中華美術圖集」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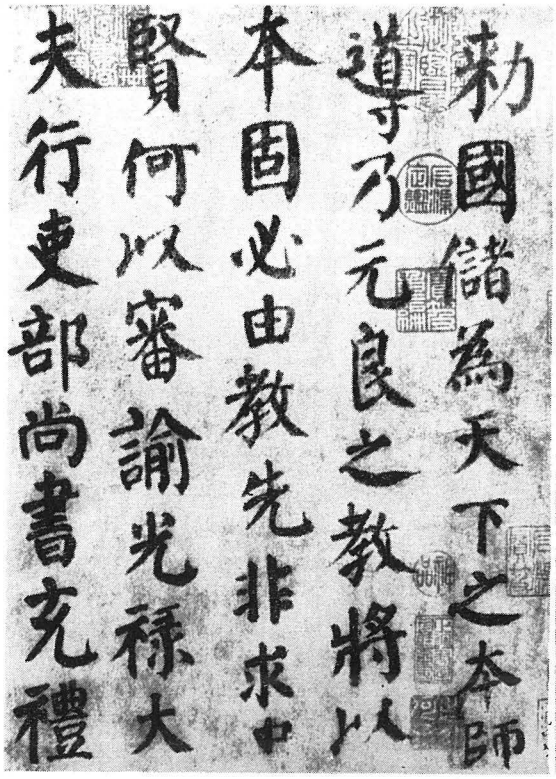
圖版貳：1
1. 盧鴻草堂十志圖「期仙磴」之題詩。
2.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
3. 本幅採自「中華美術圖集」第一輯。



圖版壹：2
1. 盧鴻草堂十志圖「樾館」之圖繪。
2 本幅採自「中華美術圖集」第一輯。



圖版貳：2
1. 盧鴻草堂十志圖「期仙磴」之圖繪。
2. 本幅採自「中華美術圖集」第一輯。



圖版叁：1
1. 顏眞卿「自書告身卷」。
2. 現藏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院。
3. 本幅採自「書道全集」第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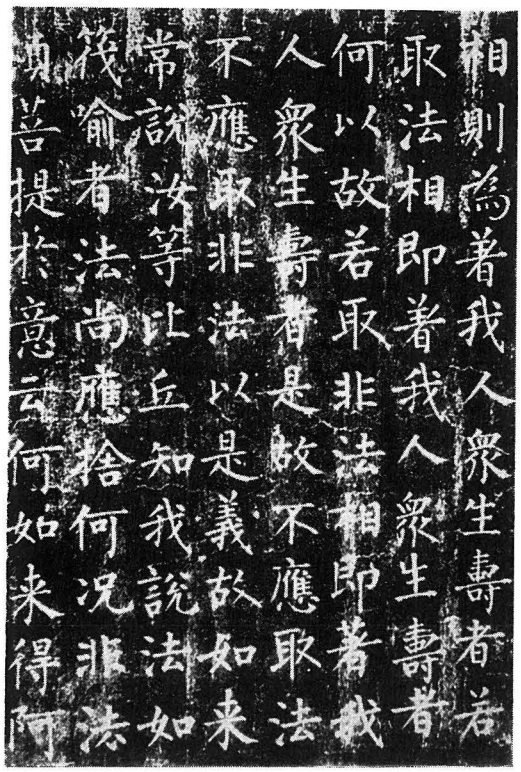
圖版叁：2
1. 顏眞卿「顏勤禮碑」。
2. 本幅採自「書道全集」第十卷。



圖版肆：1
1. 柳公權「大達法師玄祕塔碑」拓本。
2. 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藏。
3. 本幅採自「書道全集」第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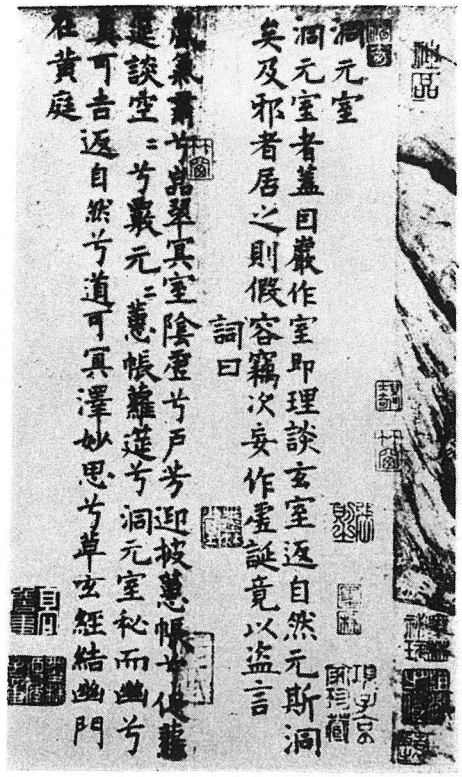


圖版肆：3
1. 盧鴻草堂十志圖「洞元室」之圖繪。
2.本幅採自「中華美術圖集」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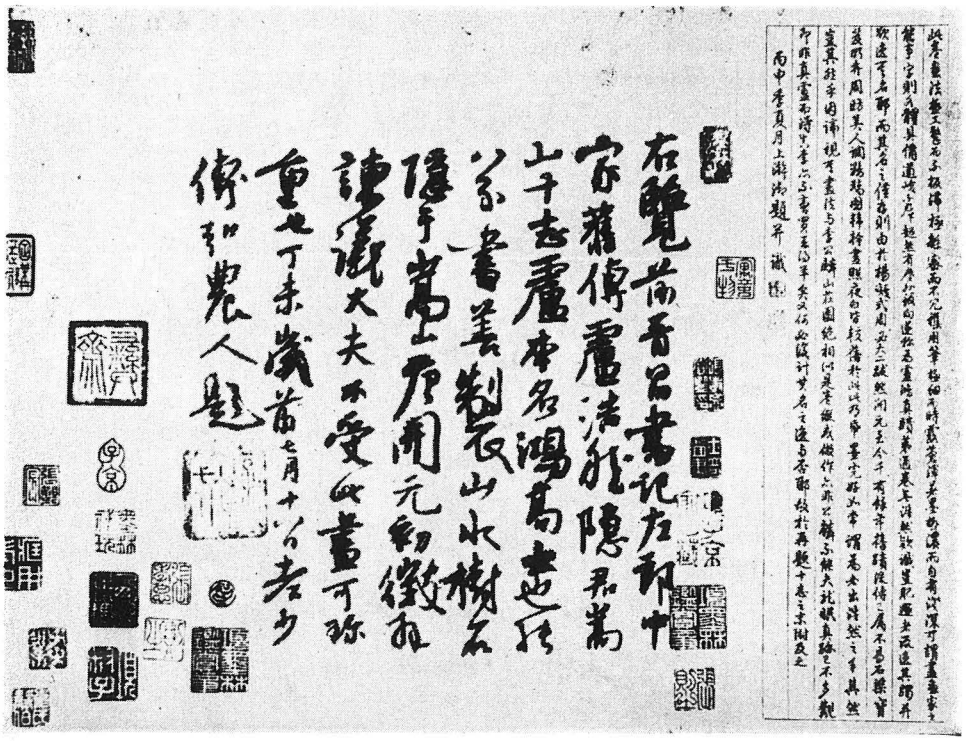
相則為著我人衆生壽者若
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
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
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来
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
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来得阿

圖版肆：4
1. 柳公權「金剛般若經」。
2. 巴黎國立圖書館藏。
3. 本幅採自「書道全集」第十卷。



洞元室
洞元室者蓋回叢作室即理談玄室返自然元斯洞
矣及邪者居之則假容竊次妄作靈誕竟以盜言
詞曰
[illegible]翠寞室陰靈兮戶步迎按蕙帳兮[illegible]
延談空兮羣元蕙帳蘭筵兮洞元室秘而幽兮
真可吉返自然兮道可冥澤妙思兮草玄經結幽門
在黃庭

圖版肆：2
1. 盧鴻草堂十志圖「洞元室」之題詩。
2.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
3. 本幅採自「中華美術圖集」第一輯。



右觀前晉名畫記右卷
宋藏傳盧法雅隱君為
山子志盧本名鴻高士也
[illegible]著製衣山水樹石
隱于嵩山厚開元初徵不
詣號大夫不受此畫可珍
重也丁未歲首七月十八日老夕
傳知老人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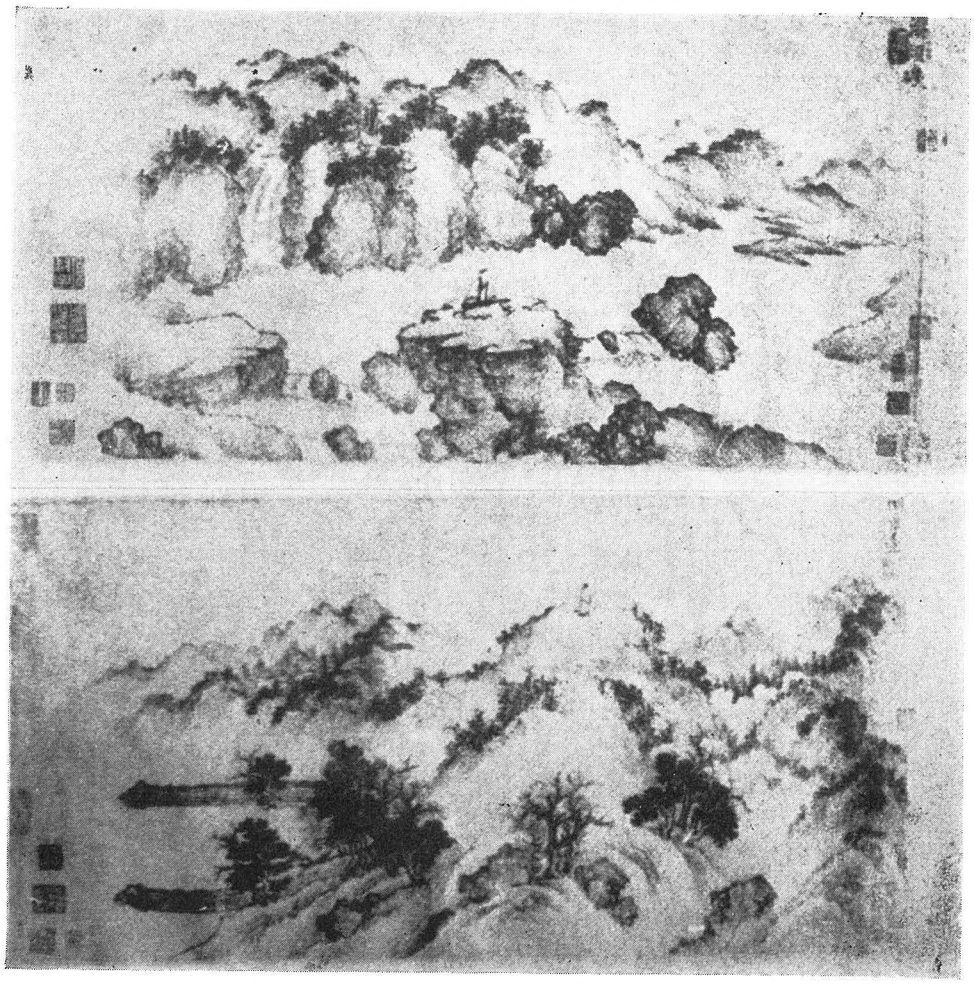
圖版伍：1
1. 盧鴻草堂十志圖卷後楊凝式跋。
2.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
3. 本幅採自「中華美術凝圖集」第一輯。



圖版伍：2
1. 楊凝式「韭花帖」。
2. 故宮舊藏，今下落不明。
3. 本幅採自「書道全集」第十卷。



圖版伍：3
1. 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帖」。
2. 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藏。
3. 本幅採自「書道全集」第十卷。



圖版陸：1

1. 宋李公麟摹本草堂十志圖。
2. 日本阿部孝次郎原藏。現藏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館。
3. 上景爲「倒景臺」，下景爲「滌煩磯」。
4. 本幅採自「爽籟館欣賞」第二輯。



圖版陸：2

1. 盧鴻草堂十志圖「倒景臺」之圖繪。
2.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
3. 本幅採自「中華美術圖集」第一輯。



圖版陸：3

1. 盧鴻草堂十志圖「滌煩磯」之圖繪。
2.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藏。
3. 本幅採自「中華美術圖集」第一輯。